

張南軒先生文集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四

記

靜江府學記

國朝學校徧天下。秦漢以來所未有也。桂林之學。自唐大曆中觀察使李昌夔經始於郊。而熙寧中徙於郡城東南隅。乾道二年。知府事張侯維。又以其地堙陋。更相爽塏。得浮屠廢宮。實故始安郡治。請於朝而遷焉。侯以書來曰。願有以告於桂之士。某惟古人所以從事於學者。其果何所爲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則有常性。人之立於天地之間也。則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其事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性之所有也。弗勝其事。則爲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爲弗克若天矣。克係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順乎天也。然則捨講學其能之哉。凡天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於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以之陷溺也。然則講學其可不汲汲乎。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於吾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理之所固有。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於萬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爲當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嘗竊怪今世之學者。其所從事往往異乎是。鼓篋入學。抑亦思吾所謂學者。果何事乎。聖人之立教者。果何在乎。而朝廷建學。羣

聚而教養者。又果何爲乎。嗟夫。此獨未之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息。則必竦然動於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視聽言動之間。必有不得而逆者。庶乎可以知入德之門矣。某也不敏。何足以啓告於人。辱候盛意。勉爲之書。

袁州學記

淳熙五年秋八月。某來宜春。至之明日。州學教授李中。與州之士合辭來言。宜春之學。自皇祐中。太守祖無擇。實始爲之。今百有二十五年矣。中更兵革。廢而復興。惟是庫陋弗克稱。至於今守。乃慨然按尋舊規。首闢講肄之堂。立稽古閣於堂上。生師之舍。皆撤而一新之。將告成。而君侯適來。敢請記以詔多士。某謝不敏。則請益堅。乃進而告之曰。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意。亦嘗考之乎。惟民之生。其典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是也。而其德有四。仁義禮智是也。人能充其德之所固有。以率夫典之所當然。則必無力不足之患。惟人之不能是也。故聖人使之學焉。自唐虞以來。固莫不以是教矣。至於三代之世。立教人之所設。官以董莅之。而其法益加詳焉。然其所以爲教。則一道耳。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嗟夫。人倫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廢。廢則國隨之。然則有國者之於學。其可一日而忽哉。皇朝列聖相承。畱意教養。所以望於多士甚厚。三代而下。言學校之盛。未有若此時也。然則教於斯。學於斯者。其可不深攷先王建學造士之本意而勉之乎。惟四德之在人。各具於其性。人病不能求之耳。求之之方。載於孔孟之書。備有科級。惟致其知而後。可以有明。惟力其行而後。可以有至。孝弟之行。始乎閭門。而形於鄉黨。忠愛之實。

見於事君而推以澤民。是則無負於國家之教養。而三代之士風亦不越而已。嗟乎。可不勉哉。於是書以爲記。今守名杓。實某之弟也。是月庚戌記。

邵州復舊學記

慶曆中。天子詔天下郡邑。皆得立學。邵州去王畿數千里。於時亦爲學以應詔旨。而學在牙城之中。左嶽右庠。庫陋弗稱。治平四年。駕部員外郎通判永州周侯敦頤。來攝郡事。始至。伏謁先聖祠下。起而悚然。乃度高明之地。遷於城之東南。及其成。帥士子行釋菜之禮以落之。今祠刻具存。可攷也。惟侯倡明絕學於千載之下。學者宗之。所謂濂溪先生者。在當時之所建立。後之人所宜謹守。以時修治而貽之無窮可也。顧今僅百有餘年。而其間興壞之不常。甚至於徇尋常利便之說。徒就他所。甚失推崇先生長者流風遺澤之意。而於學校之教。所害亦已大矣。乾道九年。知州事胡侯華公。歎息其故。與學教授議。所以復之者。轉運判官提舉學事黃侯洎聞之。頗捐緡錢以相其事。於是卽治平故基。而加闢焉。祠祭有廟。講肄有堂。棲息有齋。前後樓閣。疊飛相望。下至庫庖廡。無不備具。而民不知其費。不與其勞。遣使來請記。某以爲春秋之義。善復古者是誠可書也。然嘗考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蓋將使士者。講夫仁義禮智之蘊。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以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事蓋甚大矣。而爲之則有其序。教之則有其方。故必先使之從事於小學。習乎六藝之節。講乎爲弟爲子之職。而躬乎洒掃應對進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籥之間。優游乎絃歌誦讀之際。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齊其耳目。一其心志。所謂

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者。由是可以進焉。至於格物知至。而仁義禮智之森。得於其性。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皆以不亂。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宜者。此先王之所以教。而三代之所以治。後世不可以跂及者也。後世之學校。朝夕所講。不過綴緝文辭。以爲規取利祿之計。亦與古之道大戾矣。上之人所以教養成就之者。夫豈端爲是哉。今邵幸蒙詔旨。得立學宮。而周先生實經理其始。又幸而得復其舊於已廢之後。士者游於其間。盡試思夫當時先生所以望於後人者。其亦如後之學校之所爲乎。抑將以古之道而望之也。往取其遺書而讀之。則亦可以見矣。於是而相與講明。以析夫義利之分。循古人小學大學之序。如前所云者。勉之而勿舍。則庶幾爲不負先生經始期望之意。而有以仰稱上之人教養成就之澤。今日之復是學。斯不爲虛設矣。學故有二記。其一治平五年湖北轉運使孔侯廷之文。蓋爲周先生作也。其一紹興二十三年武夷胡子宏之文。雖不詳學之興廢。而開示學者爲仁之方。則甚明。皆足以傳後。某不敏。幸以淺陋之辭。列於二記之次。實榮且愧云。淳熙元年三月癸巳。

郴州學記

維三代之學。至周而大備。自天子之國都。以及於鄉黨。莫不有學。使之朝夕優游於絃誦詠歌之中。而服習乎進退揖遜之節。則又申之以孝弟之義。爲之冠昏喪祭之法。春秋釋菜與夫鄉飲酒養老之禮。其耳目手足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無不由於學。在上則司徒總其學。樂正崇其教。下而鄉黨亦莫不有師。其教養之也密。故其成才也易。士生斯時。藏修游息於其間。誦其言而知其味。玩其文而會其理。德業之進。日

引月長。自宜然也。於是自鄉論其行而升之司徒。司徒又論之而升之國庠。大樂正則察其成以告於王。定其論而官之。其官之也。因其材之大小。蓋有一居其官。至於終身不易者。士脩其身而已。非有求於君也。身修而君舉之耳。夫然。故禮義興。行人才衆多。風俗醇厚。至於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而王道成矣。國朝之學。視漢唐爲盛。郡縣皆得置學。郡有教授以掌治之。部刺史守令佐。又得兼領其事。亦既重矣。而士之居焉者。大抵操筆習爲文辭。以求應有司之程耳。嗟乎。是豈國家所望於多士之意哉。雖教養之法。疑若未盡復古。然爲士者。豈可不思士之所以爲士者。果爲何事也哉。郴故有學。迫於城隅。湫隘不治。知州事薛彥博。通判州事盧邇。教授吳鑑。始議遷改。因得浮屠廢宮。江山在前。高明爽塏。迺徙而一新之。郡之士相與勸率。以助資役。甫踰時而迄成焉。來屬某。願有紀。某惟先王之於學。所以勤勤懇懇。若飲食起居之不可須臾離者。誠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以至於平天下。未有不須學而成者。實生民之大命。而王道之本原也。然而學以何爲要乎。孟子論三代之學。一言以蔽之曰。皆所以明人倫也。大哉言乎。人之大倫。天所敍也。降衷于民。誰獨無是性哉。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莫不知敬其兄。而夫婦朋友之間。君臣之際。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適而非性之所有者。惟夫局於氣稟。遷於物欲。而天理不明。是以處之不盡其道。以至於傷恩害義者有之。此先王之所以爲憂。而爲之學以教之也。然則學之所務。果何以外於人倫哉。雖至於聖人。亦曰盡其性而爲人倫之至耳。嗚呼。今之學者。苟能立志尙友。講論問辯。而於人倫之際。審加察焉。敬守力行。勿舍勿奪。則良心可識。而天理自著。馴是而進。益高益深。在家則孝弟雍

睦之行興。居鄉則禮遜廉恥之俗成。一旦出而立朝。致君澤民。事業可大。則三代之風。何遠之有。豈不盛歟。又豈可不勉歟。學之成。實乾道四年春二月。

桂陽軍學記

桂與郴地相接。近歲洞疇紛擾之後。甫及安定。郡各建學以館士。亦可謂知務矣。郴學之成。某嘗爲之記。而桂之士復以請。於是告之曰。嗟夫。學之不可不講也久矣。今去聖雖遠。而微言著於簡編。理義存乎人心者。不可泯也。善學者求諸此而已。雖然。聖賢之書。未易讀也。蓋自異端之說行。而士迷其本真。文采之習勝。而士趨於蹇淺。又況平日羣居之所從事。不過爲覓舉謀利計耳。如是而讀聖賢之書。不亦難乎。故學者當以立志爲先。不爲異端誑。不爲文采眩。不爲利祿汨。而後庶幾可以言讀書矣。聖賢之書。大要教人。使不迷失其本心者也。夫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其周流而該徧者。本體也。在乾坤曰元。而在人所以爲仁也。故易曰。元者善之長也。而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禮曰。仁者天地之心也。而人之所以私僞萬端。不勝其過失者。梏於氣。動於欲。亂於意。而其本體以陷溺也。雖曰陷溺。然非可遂殄滅也。譬諸牛山之木。日夕之間。豈無萌蘖之生乎。患在人不能識之耳。聖賢教人以求仁。使之致其格物之功。親切於動靜語默之中。而有發乎此也。有發乎此。則進德有地矣。故其於是心也。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而其廣大無疆之體。可得而存矣。此學之大端也。然則其可一日而不講乎。願與諸君共勉焉。學之成。乾道己丑歲三月也。爲之者。知軍事趙公瀚。教授劉允迪也。

欽州學記

安陽岳侯霖爲欽州之明年。政通人和。乃經理其州之學。悉易故之庠。陋廟堂齋廡。次第一新。作來謁記。久未暇也。又明年。其學之教授周去非。秩滿道桂。復以侯意來請。且曰。欽之爲邦。僻在海隅。地近鹽而俗尙利。逢掖之士。蓋鮮有焉。惟侯不敢以其陋而鮮加忽也。故新其學以勸之。且求一言以示後。庶或有起也。某於是而歎曰。是可書也已。夫所爲建學者。固欲其士之衆多也。今夫通都大邑。操觚習辭。發策決科。肩摩袂屬。必如是而後謂之多士乎哉。殆未然也。夫寡國鮮士。亦何病。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之質者焉。其成就與否。則係乎學與不學而已。學也者。所以成才而善俗也。今欽雖僻而陋也。其士雖鮮也。然其間亦豈無忠信之質者乎。無以揭之。曷其昭之。無以導之。曷其通之。爲之嚴學宮於此。詳其訓迪。以夫人倫之教。聖賢之言行。薰濡之以漸。由耳目以入其心志。其質之美者。能有所感發乎。有所感發。則將去利就義。以求夫爲學之方。而又以訓其子弟。率其朋友。則多士之風。豈不庶幾矣乎。異時人才成就。風俗醇美。其必由侯今日之舉。有以發之。請刻記於學。以俟。清熙四年甲午。

雷州學記

廬陵戴君爲雷州之明年。以書抵某曰。雷之爲州。窮服嶺而並南海。士生其間。不得與中國先生長者接於聞見。爲寡。而其風聲氣習。亦有未能遽變者。某惟念所以善其俗。宜莫先於學校。而始至之日。謁先聖祠。則頽然在榛莽中。用不敢遑寧。乃度郡治之西。有浮屠廢居。撤其地。少下而得山川之勝。殿堂齋廡。輪

奐爽壇。凡所以爲學宮者。無一不具。用錢一十萬。旣成。則延其長老。集其子弟。而語之以學之故。某之心亦庶幾其庶者。願不鄙爲記。以詔之。予嘗觀孟子論王政。其於學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而後知先王所以建庠序之意。以教之。孝弟爲先也。申云者。朝夕講明之云耳。蓋孝悌者。天下之順德。人而興於孝悌。則萬善類長。人道之所由立也。譬如水有源。木有根。則其生無窮矣。故善觀人者。必於人倫之際察之。而孝弟其本也。然則士之進學。亦何遠求哉。莫不有父母兄弟也。愛敬之心。豈獨無之。是必有由之而不知者。盍亦反而思之乎。反而思之。則所以用力者。蓋有道矣。古之人。自冬溫夏凊。昏定晨省。以爲孝。自徐行後長者。以爲弟。行著實察。存養擴充。以至於盡性至命。其端初不遠。貴乎勿舍而已。今使雷之士。講明孝弟之義。於是學。而興行孝弟之行於其鄉。則雷之俗。其有不靡然而變者乎。豈特可以善其鄉。充此志也。放諸四海而準可也。然則戴君之所以教者。宜莫越於是矣。乃書以寄之。乾道六年七月十日。

雷州學記

淳熙四年秋。知雷州李侯以書來告曰。雷舊有學宮。比歲日以頽壞。今焉葺治一新。願請記以詔其士。且希白先生嘗爲是州。宜公之所加念也。惟希白先生實某之曾大父。至和元年。以殿中丞來守雷州。今廳壁題名具存。故李侯援以爲請。然某幸得備帥事於此。所當以風教爲先務。聞雷學之成。雖微此請。固願有以告也。而況李侯之言如此哉。嗟乎。舜蹠之分。善與利之閒而已矣。譬之途焉。善則天下之正塗。而利則山徑之邪曲也。人願舍其正而弗由。以自陷於崎嶇荆棘之閒。獨何歟。物欲蔽之。而不知善之所以爲。

善故耳。蓋二者之分。其端甚微。而其差則甚遠。學校之教。將以講而明之也。故自其幼。則使之從事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以固其肌膚而束其筋骸。又使之誦詩讀書講禮習樂。以涵泳其情性。而興發於義理。師以導之。友以成之。故其所趨。日入於善。而自遠於利。及其久也。其志益立。其知益新。而明夫善之所以爲善。則其於毫釐疑似之間。皆有以詳辨而謹察之。如駕車結駟。徐行正直。所見日廣。所進日遠。雖欲驅之而使由於徑。不可得已。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此學之功也。自學校之教不明。爲士者亦習於利而已。故其處己臨事。徇於便安。而不知其有非所宜安也。於富貴利達。志夫苟得。而不知其有非所宜得也。夫惟徇於便安而志夫苟得。則亦何所不至哉。開視其所爲。雖有涉於善事。而察其所萌。則亦未免出於有所爲而然。至於挾策讀書。亦是意耳。終身由之。而以爲當然。是豈人之情也哉。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可不畏歟。夫後之爲治。所以不及於古之世。而其人才所以不及於古之人者。常在於是。然則學校之教。其所係顧不重矣哉。今李侯旣不鄙其士。而新其學宮。然其所以爲教者。則又不可以不明也。故予獨以善利之說告之。使不迷其所趨。雷之士誠能因予之言。如古之學者。從事於洒掃應對之際。以涵泳乎詩書禮樂之中。從師親友。久而勿舍。將必有能辨之者。亦非予言之所能盡也。李侯名弗。字叔茂。長沙人。

江陵府松滋縣學記

乾道九年冬。知江陵府松滋縣事余君彥廣。以書來言曰。松滋之爲邑。僻在大江之濱。自兵戈以來。其鄉

廬邑居固不能以復舊而又重以水潦爲患。淪墊遷徙之餘。庶事大抵苟且。而學校爲尤甚。春秋奉祀。幾無以障風雨。青衿散處。莫適所依。六年之秋。知縣事滕君琛始聚材陶瓦。撤其故而更新之。首嚴廟象。備其彝器。已而講肄棲息之所。亦以次舉。其明年彥廣實來。親帥其士者而勸程之。又擇其秀者而表厲之。吟誦之聲。藹如也。今年秋。復命斃工結密其地。自廟而及門。又加黜聖之飾於其棟宇。用釋菜之禮以告其成。自惟小邑寡民。不敢爲勞費。第積其力時而爲之。故與滕君相繼四年之間。而後訖事。願不鄙爲之記。以風示邑之士。庶幾有以作興焉。某念今之爲邑者。急於簿書期會之報。詳於追胥督責之事。則云舉其職矣。有能慨然於荒寒僻遠之區。留意教養。如二君之相繼者。豈不可貴哉。而余君且將求其說以作興其人才。顧雖文字荒陋。有不得辭也。則爲之說曰。先王之教。其大旨見於孟氏之書。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又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是知學校以明倫爲教。而明倫以孝弟爲先。蓋人道莫大乎親親。而孝者爲仁之本也。古之人自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以爲孝。自徐行後長者。以爲弟。躬行是事。默體是心。充而達之。不使私意閒於其閒。親親之理得。而無一物不在吾仁之中。孝弟之道。有不可勝用者矣。試以諗於邑之士。孰無事親從兄之心乎。誠能相與勸勉。朝夕講磨。以從事乎此。然後知人倫之際。盡其道爲難。而學之不可以已也。士之從事於此。則夫風聲氣俗之所及。閭里小民。亦將視效而知勸。畏威而寡罪。以樂趨於淳厚之習。然則顧不美與。嗟乎。是乃先王建學之本意。余君今日之所望於多士者。宜莫先於此也。遂書以寄之。清康熙元年正月。

宜州學記

清熙四年某備位廣右帥事以經略司主管機宜文字韓壁聞於朝曰壁清介豈第願假守符俾牧遠民詔爲宜州便道之官宜爲州被邊所控制非一前此爲州者日夜究切備禦繕治財賦之不暇莫遑他議韓侯至官既舉其職則慨然念學校委廢議所以修復之蓋積棄而後成廟宮既嚴講肄有堂生師有舍門廡庖滷悉具合境人士歎息誦詠俾來請記方韓侯之爲是舉也或者竊笑以爲在邊州乃不急之務且曰宜故寡士亦何必汲汲爲某獨以爲不然蓋俎豆之修則軍旅之事斯循序而不忒教化興行則禍難之氣坐銷於冥冥之中詩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是有實理非虛言也建學於此使爲士者知名教之重禮義之尊修其孝弟忠信則其細民亦將風動霄勸尊君親上協力一心守固攻克又執禦焉近而吾民既已和輯則夫境外聚落聞吾風者亦豈不感動有以伏其心志柔其肌膚其孰有不順況於乘彝之心人皆有之奇才之出何閒遠邇遠方固曰寡士然如唐之張公九齡出於曲江姜公公輔出於日南皆表然著見於後世宜之士由是而作興安知異日不有繼二公而出者乎又安知其所成就不有可過之者乎然則其可以寡士而忽諸故其於學之成樂爲書之

潭州重修嶽麓書院記

潭州嶽麓書院開寶九年知州事朱洞之所作也後四十有五年李允則來爲請於朝因得賜書藏焉是時山長周式以行義著祥符八年召見便殿拜國子主簿使歸教授始詔因舊名賜額仍增給中祕書於

是書院之稱聞天下。紹興初，更兵革灰燼，十一僅存。已而遂廢。乾道元年，建安劉侯瑛安撫河南，既剔蠹夷姦，民俗安靖，則葺學校，訪儒雅，思有以振起之。湘人士合辭以書院請，侯悚然曰：是固章聖皇帝所以加惠一方，勸厲長養以風天下者，而可廢乎？迺屬州學教授金華邵穎經紀其事，未半歲而成。大抵悉還舊規，某從多士往觀焉。愛其山川之勝，堂事之嚴，徘徊不忍去，喟而與之言曰：侯之爲是舉也，豈將使子羣居族譚，但爲決科利祿計乎？抑豈使子習爲言語文詞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才，以傳斯道而濟斯民也。惟民之生，厥有常性，而不能以自達，故有賴於聖賢者出而開之。是以二帝三王之政，莫不以教學爲先務。至於孔子，述作大備，遂啓萬世無窮之傳。其傳果何與？曰：仁也。仁，人心也。率性立命，知天下而宰萬物者也。今夫目視而耳聽，口言而足行，以至於食飲起居之際，謂道而有外，夫是烏可乎？雖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毫釐之差，霄壤之繆。此所以求仁之難，必貴於學以明之與。善乎孟子之得傳於孔氏，而發人深切也。齊宣王見一牛之斃，釐而不忍，則告之曰：是心足以王矣。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善推其所爲而已。論堯舜之道，本於孝弟，則欲其體夫徐行疾行之閒，指乍見孺子匍匐將入井之時，則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於此焉求之，則不差矣。嘗試察吾終日事親從兄、應物處事，是端也。其或發見，亦知所以然乎？誠能默識而存之，擴充而達之，生生之妙，油然而中，則仁之大體，豈不可得乎？及其至也，與天地合德，鬼神同用，悠久無疆，變化莫測，而其則初不遠也。是乃聖賢所傳之要，從事焉終吾身而後已。雖約居屏處，庸何損？得時行道，事業滿天下，而亦何加於我哉！侯旣屬某爲記，遂書斯言，以厲同志，俾無忘侯之德。

抑又以自厲云爾。二年冬十有一月辛酉日南至。右承務郎直祕閣賜紫金魚袋廣漢張某記。

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記

宋有天下。明聖相繼。承平日久。元氣胥會。至昭陵之世盛矣。宗工鉅儒。磊落相望。於是時濂溪先生實出於春陵焉。先生姓周。名茂叔。晚築廬山之下。以濂名其溪。故世稱爲濂溪先生。春陵之人言曰。濂溪。吾鄉之里名也。先生世家其間。及寓於他邦。而不忘其所自生。故亦以是名溪。而世或未知之耳。惟先生仕不大顯於時。其澤不得究施。然世之學者。考論師友淵源。以孔孟之遺意。復明於千載之下。實自先生發其端。由是推之。則先生之澤。其何有窮哉。蓋自孔孟沒。而其微言僅存於簡編。更秦火之餘。漢世儒者。號爲窮經學古。不過求於訓詁章句之間。其於文義不能無時有所益。然大本之不究。聖賢之心。鬱而不章。而又有顯從事於文辭者。其去古益以遠。經生文士。自歧爲二塗。及夫措之當世。施於事爲。則又出於功利之末。智力之所營。若無所與於書者。於是。有異端者乘閒而入。橫流於中國。儒而言道德性命者。不入於老。則入於釋。閒有希世傑出之賢。攘臂排之。而其爲說。復未足以盡吾儒之指歸。故不足以抑其瀾。而或反以激其勢。嗟乎。言學而莫適其序。言治而不本於學。言道德性命而流入於虛誕。吾儒之學。其果如是乎哉。陵夷至此。亦云極矣。及吾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蘊。學者始知夫孔孟之所以

教。蓋在此而不在于他。學可以至於聖治。不可以不本於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其於致知力行。具有條理。而詖淫邪遁之說。皆無以自隱。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顯不大哉。春陵之學。舊有先生祠。實紹興某年。向侯子恣所建。至於今。清熙五年。趙侯汝誼。以其地之狹也。下車之始。卽議更度之。爲堂四楹。併二程先生之像。列於其中。規模周密。稱其尊事之實。旣成。使來謁記。某謂先生之祠。凡學皆當有之。豈惟春陵。特在春陵。尤所當先者。趙侯茲舉。知急務矣。故爲之論述如此。以告後之人。

永州州學周先生祠堂記

零陵守福唐陳公輝。下車之明年。令信民悅。迺思有以發揚前賢遺範。貽詔多士。他日僭通判州事。贛上曾公迪。詣郡學。願謂諸生曰。永雖小郡。而前輩鉅公名德。往往辱居之。如本朝范忠宣公。范內翰公。鄒侍郎公。皆旣建祠於學宮矣。惟濂溪周先生。嘉祐中嘗倅此州。而獨未有以表出之。豈所以爲重道崇德示教之意乎。於是教授廬陵劉安世。率諸生造府。請就郡學殿宇之東廂。闢先生祠。前通判武岡弋陽方公疇。以書走九江。求先生像於先生諸孫。得之。陳公命零陵宰歷陽高祈。董其事而成之。僧像儼然。欄楯周密。旣成。屬某爲記。某以晚生。屢辭不獲。敬誦所聞。以廣其意。先生諱敦頤。字茂叔。春陵人。歷官凡六遷。至通判永州。用呂正獻公薦。擢廣南東路轉運使判官。改提點刑獄。所至力行其志。晚以病。勾分司。築居廬山下。有溪流其旁。名之曰濂溪。故世稱爲濂溪先生。某嘗聞程公大中倅南安。先生爲獄掾。大中公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知道者。因與爲友。故明道自十五六時。聞先生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

志。伊川年十二三，亦受學焉。惟二程先生唱明道學，論仁義忠信之實，著天理時中之妙，述帝王治化之原，以續孟氏千載不傳之道。其所以自得者，雖非師友可傳，而論其發端，實自先生。豈不懿乎！先生著通書及拙賦，皆行於世，而又嘗俾學者求孔顏所樂何事，意以此示人，亦可謂深矣。後之登斯祠者，睹先生之儀容，讀先生之書賦，求先生之心，真積力久，希聖希賢，必有得顏子之所樂者矣。

濂溪周先生祠堂記詔州

淳熙二年冬，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詹君儀之，以書抵某曰：儀之幸得備使事，念無以稱上德意，始至披攷故籍，熙寧中濂溪先生實嘗爲此官，今壁之題名具存，儀之雖不敏，敢不知所師慕，且念宜有像設以昭後世，庶幾來者感動焉。迺度地於治所曲江郡城之內，唐相張公故祠之東，爲屋三楹，以奉祀事，且崇其門垣，大書揭之，嚴其扃鑰，時以啓閉。十有一月告成，願請記。某讀其書，喟然而歎曰：詹君下車，首爲是舉，可謂知所先務矣。其意豈不遠哉！則不敢辭而爲之書。按應壁記所書，先生以熙寧四年正月九日抵官下，是年八月朔日，移知南康軍。在官僅踰半載耳，攷其行事，其見於先生之墓誌者曰：自廣東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不憚瘴毒，雖荒崖絕島，人迹所不至，皆緩視徐按，以洗冤澤物爲己任。未及盡其所爲而已告病，求守南康以歸，而著作郎黃公庭堅作濂溪詞，亦稱先生爲使者，進退官吏，得罪者人自以爲不冤。以是二者觀之，亦可以想見當時施設之大槩矣。雖然，凡先生之所施設，皆其學之所推，非苟然也。某嘗考先生之學，淵源精粹，實自得於其心，而其妙乃在太極一圖，窮二氣之所根，極萬化之所行，而明

主靜之爲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修爲者。由秦漢以來。蓋未有臻於斯也。故其所養內充。闡然而日章。雖未得大施於時。而莅官所至。如春風和氣。隨時發見。被飾萬物。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將咨嗟興起之不暇。然則卽其所嘗臨之地。而繪像立祠。以昭示來世。豈非有志於名教者所宜汲汲者乎。使後之人睹先生晬然之容。而攷法其行事。因先生詳刑之心。而究極其淵源。則是祠之建。其爲益固。有不可勝言者矣。抑嘗先生之論刑曰。刑者民之司命。情僞微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夫中正者。仁之所存。而明達者。知之所行。果斷者。又勇之所施也。以是詳刑。本末具矣。詹君之立祠。爲詳刑者設也。故某復以此繫於終焉。詹君嚴陵人。嘗爲御史臺主簿云。十有二月丁酉記。

南康軍新立濂溪祠記

淳熙五年秋。詔新安朱侯熹起家爲南康守。越明年三月。至官。慨然思所以仰稱明天子德意者。首以興教善俗爲務。乃立濂溪周先生祠於學宮。以河南二程先生配。貽書其友人張某曰。濂溪先生嘗領是邦祠像之立。視他州尤不可以緩。子盍爲我記其意。某既不克辭。則以平日與侯習講者。述之以復焉。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汨於五霸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虛之說。而於先王發政施仁之實。聖人天理人倫之教。莫克推尋而講明之。故言治若無預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睹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爲至靈。而性之爲至善。萬理有其宗。萬物

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王之所以爲治者。皆非私知之所出。孔孟之意。於以復明。至於二程先生。則又推而極之。凡聖人之所以教人。與學者之所以用功。本末始終。精析該備。於是五伯功利之習。無以亂其正。異端空虛之說。無以申其誣。求道者有其序。而言治者有所本。其有功於聖門。而流澤於後世。顧不大矣哉。春秋奉嘗。徧於學校。禮則宜之。而況此邦嘗爲先生所領之地。祠像久焉未設。誠缺典也。今朱侯下車。未遑他議。而首及乎此。可謂得爲政之本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朱侯之所以望於來者。豈不在於斯乎。雖然。某又有說焉。蓋自近歲以來。先生之書徧天下。士知尊敬講習者寔多。而其間未免或失其旨。妄意高遠。不由其序。游談相夸。不踐其實。反以病夫真。若是者。適爲吾道之罪人耳。夫惟濬篤懇惻之思。躬履不忽於卑下。而審察乎細微。是則爲不負先生之訓。其於孔孟之門牆。庶幾乎可以循求而進也。此又豈非朱侯所望於來者之意乎。

三先生祠記

淳熙二年。靜江守臣張某。卽學宮明倫堂之旁。立三先生祠。濂溪周先生在東序。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在西序。繪像旣嚴。以六月壬子。率學之士。俯伏而告成。退則進而諗之曰。師道之不可不立也久矣。良才美質。何世無之。而後世之人才。所以不古如者。以夫師道之不立故也。凡所謂爲士者。固曰以孔孟爲宗。然而莫知所以自進於孔孟之門牆。則亦沒世窮年。俛俛然如旅人而已。幸而有先覺者出。得其傳於千載之下。私淑諸人。使學者知夫儒學之真。求之有道。進之有序。以免於異端之歸。去孔孟之世雖遠。而

與親炙之者。固亦何以相異。獨非幸哉。是則秦漢以來。師道之立。宜莫盛於今也。而近世學者。誠知所信慕者。蓋鮮。閒有號爲推尊。則又或竊虛聲以自高。而不克踐其實。顧反以爲病。是則師道雖在天下。而學者亦莫知其立也。桂之爲州。僻處嶺外。山拔而水清。士之秀美者。夫豈乏人。惟見聞之未廣。而勉勵之無從。故某之區區。首以立師道爲急。繼自今。瞻三先生之在此祠也。其各起敬慕。求其書而讀之。味其言。考其行。講論紬繹。心存而身履循之。以進於孔孟之門牆。將見人才之作興。與濼江爲無窮矣。此某之所望也。且獨不見濼溪先生之言乎。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嗟乎。某之所望。又豈特於邦之士云哉。敢記而刻諸石。

瀏陽歸鴻閣龜山楊諫議畫像記

宋興百有餘年。四方無虞。風俗敦厚。民不識干戈。有儒生出於江南。高談詩書。自擬伊傅。而實竊佛老之似。濟非軼之術。舉世風動。雖巨德故老。有莫能燭其姦者。其說一行。而天下始紛紛多事。反理之評。詭道之論。日以益熾。邪慝相乘。卒兆裔夷之侮。考其所致。有自來矣。靖康初。龜山楊公任諫議大夫。國子祭酒。始推本論奏其學術之謬。請追奪王爵。罷去配饗。雖當時餘黨猶夥。公之說未得盡施。然大統中興。論議一正。到於今。學者知荆舒禍本。而有不屑焉。則公之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孟氏者。其功顧不大哉。是宜列之學宮。使韋布之士。知所尊仰。而況公舊所流風善政之及。祀事其可缺乎。瀏陽寶潭之屬邑。紹聖初。公嘗辱爲之宰。歲饑。發廩以賑民。而部使者以催科不給罪公。公之德於邑民也深矣。後六十有六

年。建安章才邵來爲政。慨然念風烈。咨故老。蒼公舊所謂飛鴻閣。繪像於其上。以示後學。以慰邑人之思。去而不忘也。又六年。貽書俾某記之。某生晚識陋。何足以窺公之蘊。惟公師事河南二程先生。得中庸齋飛魚躍之傳於言意之表。踐履純固。卓然爲一世儒宗。故見於行事深切著明如此。敢表而出之。庶幾慕用之萬一云爾。

建寧府學游胡二公祠堂記

學者博觀載籍。尙論古人。攷迹而有以觀其用。察言而有以求其心。則其相去久遠。雖越宇宙。猶恨其不得身親而炙之。而況接吾耳目。近出鄉黨。而其模範典刑。足以師表後學者哉。建之爲州。素稱多士。近數十年之間。御史游公文定胡公相繼而出。其模範典刑。皆足以師表後學。而接於其人之耳目。又未有若是其近者也。是以比歲以來。爲政而知務者。繼立二公之祠於學宮。其所開示學者。尙論古人。先於其近者之意。亦云切矣。蓋隆興癸未。知府事陳侯正同。始祠游公於東廡之北端。後六年。轉運副使任侯文薦。判官芮侯燁。又以邦人之請。命祠胡公。且徙游公之祠爲東西室於堂上。未畢而皆去。又五年。今轉運副使沈侯樞。始因其緒而卒成之。而教授王定方。遂以書來屬某爲記。某生晚矣。雖不及二公而躬拜之。然論其言行。以與同志者共講之。則亦區區之願也。昔者竊聞之。二程先生兄弟。唱明道學於河南。東南之士。受業於門。見推高弟。有三人焉。曰上蔡謝公龜山楊公。而游公其一也。伊川先生嘗稱其德器。晬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而楊公亦謂公心傳自到。誠於中。形於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而知其爲成。

德君子也。元符三年冬，爲監察御史，旋出守郡，事業不得大施，獨有中庸論孟說垂於世，考其師友所稱，味其話言所傳，則夫造道之深，流風之遠，蓋有可得而推者矣。至若胡公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公及謝楊二君子游，而講於其說，自得之奧，在於春秋，被遇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竦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有功於斯文矣。夫以二公之賢，所立如此，是豈獨建人所得私以爲其鄉之先生哉。今始以其模範典刑接於耳目而論之，則卽夫建學而立祠焉，亦其事之宜耳。自今以來，凡建人之游於學，與夫四方之士，往來而有事於建之學者，瞻二公之在此堂也，必將竦然於中，知所敬慕，退而考其言行，以泝其師友之淵源，卽其所至，而益究夫問學之無窮，則聖賢之門牆，庶幾其可循而入矣。然則爲是祠者，夫豈徒然而已哉。

存齋記

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物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者也。原物之始，亦豈有不善者哉。其善者，天地之性也。而孟子道性善，獨歸之人者何哉。蓋人稟二氣之正，而物則其繁氣也。人之性善，非被命受生之後，而其性旋有是善也。性本善，而人稟夫氣之正，初不隔其全然者耳。若物則爲氣所昏，而不能以自通也。惟人全夫天地之性，故有所主宰，而爲人之心，所以異乎庶物者，獨在於此也。是以君子貴於存之，存之則在此，不存則孰知其極哉。存之則有物，不存則果何所有哉。故主一無適，敬之方也。無適則一矣。主一則敬矣。存之道，曷要於此乎。誠能從事焉，真積力久，則有所存者，將洋洋乎察於上下而不可掩，功

用無窮。變化日生。性可得而全矣。吾友呂季克敏而好義。以存名齋。其志遠矣。屬予爲之記。若予者。蓋屹屹自保之不暇。而何以善於朋友。然則斯記也。非特以勉季克。且將以自警歟。

弗措齋記

金華邵元通名齋曰弗措。以爲朝夕講習居處之地。而求予爲記。其請廬甚。予焉能忘言也。中庸論誠之道。其目有五。曰學曰問曰思曰辨曰行。而五者皆貴於弗措。蓋聖學與天地並。高明博厚而悠久無疆也。學者竭終身之力。勉勉不已。猶懼不及。而況於若存若亡。暫作復輟。其何益乎。弗措之義大矣。雖然。入德有門戶。得其門而入。然後有進也。夫子之教人。循循善誘。始學者問之。卽有用力之地。而至於成德。亦不外是。今欲求所持循。而施吾弗措之功。其可不深考之於夫子之遺經乎。試舉一端而論。夫子之言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嗟乎。是數言者。視之若易。而爲之甚難。驗之不遠而測之愈深。聖人之言化工也。學者如果有志。盍亦於所謂入孝出弟。所謂謹而信。所謂汎愛親仁者。學之而弗措乎。學然後知不足。其閒精微曲折。未易盡也。其亦問之而弗措乎。思之未至。終不爲己物。盍亦思之而弗措乎。思之而有疑。盍亦辨之而弗措乎。思而得辨而明。又盍行之而弗措乎。是五者。蓋同體以相成。相資而互相發也。真積力久。所見益深。所履益固。而所以弗措者。益有不可以已。高明博厚。端可馴而至矣。噫。學不躐等也。譬諸燕人適越。其道里之所從。城郭之所經。山川之阻修。風雨之晦冥。必一一實履焉。中道無畫。然後越可幾也。若坐環堵之室。而望越之渺茫。車不發輻。而欲乘雲駕風以遂。

抵越。有是理哉。且夫爲孝必自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始。爲弟必自徐行後長者始。故善言學者必以灑掃應對進退爲先焉。惟夫弗措之爲貴也。吾子毋忽於予言。誠能服夫子之教而用力焉。則希晉至味。吾子將自得於心矣。

擴齋記

武夷胡廣仲扁其齋曰擴。其友張某敢起古義以告曰。太極混沌。生化之根。闔闢二氣。樞紐羣動。惟物由乎其閒而莫之知。惟人則能知之矣。人之所以能知者。以其爲天地之心。太極之動。發見周流。備乎己也。然則心體不既廣大矣乎。道義完具。事事物物。無不該無不徧者也。而人顧乃局於血氣之內而自小之。雖曰自小之。而其廣大之體本自若是。以貴夫能擴也。然而知之之端不發。則擴之功亦無自而施。故孟子謂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夫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一萌於中。亦知其所以然乎。知其所以然。則良心見矣。此所謂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擴者。擴乎此者也。擴之道。其惟窮理而居敬乎。理明則有以精其知。敬立則有以宅其知。從事於斯。涵泳不舍。則其胷中將益開裕和樂而所得日新矣。故充無欲害人之心。而至於仁不可勝用。充無穿窬之心。而至於義不可勝用。仁義之不可勝用。豈自外來乎。擴而至於如天地變化草木蕃。亦吾心體之本然者也。故擴者生道也。恕之功也。仁之方也。學者所以求盡其心者也。今廣仲將體夫知之之端。以致其擴之力。其進也孰禦焉。雖然。世固有不樂狹陋而求以自擴者。不流於放肆。則將窮大而失其所居。蓋彼不知其有本也。吾所謂擴者。天理之素。而彼所謂擴者。

人欲之爲也。學者又不可以不辨。

敬齋記

孟氏沒。聖學失傳。寥寥千數百載。開學士大夫。馳騖四出。以求道。泥傳註。溺文辭。又不幸而高明汨於異說。終莫知其所止。嗟夫。道之難明也如此。非道之難明也。求之不得其本也。宋興。又百餘載。有大儒出於河南兄弟。並立發明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推其源流。上繼孟氏。始曉然示人。以致知篤敬。爲大學始終之要領。世方樂於荒唐放曠之論。窮大而失其歸。視斯言若易焉者。而曾莫思其然也。天下之生久矣。紛紜轆轤。曰動曰植。變化萬端。而人爲天地之心。蓋萬事具萬理。萬理在萬物。而其妙著於人心。一物不體。則一理息。一理息。則一事廢。一理之息。萬理之紊也。一事之廢。萬事之墮也。心也者。貫萬事統萬理。而爲萬物之主宰者也。致知所以明是心也。敬者所以持是心而勿失也。故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噫。其必識夫所謂一而後有以用力也。且吾視也聽也言也手足之運動也。曷爲然乎。知心之不離乎是。則其可斯須而不敬矣乎。吾飢而食也。渴而飲也。朝作而夕息也。夏葛而冬裘也。執使之乎。知心之外乎是。則其可斯須而不敬矣乎。蓋心生生而不窮者道也。敬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怠則放。放則死矣。是以君子畏天命不敢荒寧。懼其一失而同於庶物也。仁壽崔子霖以敬名齋。而請予記之。予嘉其志之美也。則不敢辭。吾鄉之士。往往秀偉傑出。而吾子霖方有志於斯道。以與朋遊共講之。予歎夫同志之鮮也。乃今得吾子霖。而子霖又將與其朋友共之。知吾道之不孤也。故樂爲之書。

拙齋記

盱江曾節夫以拙名其齋而請予爲之記。予喟而歎曰：士病於不拙也久矣。文采之銜而聲名之求，知術之滋而機巧之競爭，先以相勝詭遇以幸得，而俗以益薄。士病於不拙也久矣。頃者始見吾子，望乎容止退然若不安，聽乎言辭，訥然若不足。意吾子之不馳騫於斯世也，已而旋觀乎吾子之爲，則處己也介，而接物也嚴。又有以知吾子之能自守也。今以拙名齋，抑子之志如此，而何以予之記爲。雖然，子之求於予也，幾予言之可以輔仁也。仰以子之質之美，予亦有望焉。請試爲子言之也。予聞之，義理之本於天者，至精而無窮，氣稟之存乎人者，雖美而有限。伊欲究夫無窮，而化其有限，舍學何以哉。雖然，所爲進學之方，則亦有道矣。古之人於此蓋終身焉。若升高之必自下，若陟遐之必自邇，此其用力，豈苟然而已哉。予又病夫學者之不拙也，芴窺而竊取，耳受而口傳，恃愷度而鑿空虛，難之不圖而惟獲之計，序之不循而惟至之必，久之不務而惟速之欲。若是而欲有諸其躬也難矣。予是以病夫學者之不拙也。稽諸洙泗之門子之家，子輿非百世師乎。聖人始以魯稱之，而其於是道終以魯得之，所謂三省其身，自反而縮，與夫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皆其平日所爲用力者也。戰兢臨履，至於啓手足之際，而後以爲知免，一簣之未正，猶不敢安其終。其學之有始有卒，幾於聖而全其天蓋如此。謂於是道以魯得之非邪。由予前所言，士病於不拙者，吾子既無是之患矣。由予後所言，病夫學者之不拙者，吾子其率是以勉之哉。請無他求，以子之家子輿爲標準，而從事焉，其可矣。若夫安其所已能，而倦其所未進，則爲拘於有限而息乎無窮，是拙

之流生害也。吾子其必不然矣。

隱齋記

予弟杓爲袁州。再閱月。以書來曰。某幸得備位郡守。懼無以宣上之澤於斯民。乃闢便齋於廳事之旁。日與同僚講民之疾苦。相與究復之。於其暇。則誦詩讀書於其閒。以自培植。敢請名。予嘉其意。爲大書隱齋字以寄。蓋取孟子惻隱之心之義。夫所謂惻隱者。惻然有隱云耳。嗟夫。是心乃子民之本也。一日夕之閒。凡事物之至乎吾前。與夫講論之所及。思慮之所萌。所謂惻然以隱者。如源泉之達。續而無窮。新而有常。流行而不可以已。則其履度也。豈有越思。而其施於四境之內者。雖不中不遠矣。子其體是心而存之。而充之。勿使有害之者而已。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所貴乎學者。以其能愛人也。嗟乎。爲政者苟惟不知是心之存。則本既不立矣。雖有過絕人之才智。亦何以觀之哉。抑又有一說焉。人之情於其始也。惴惴然懼其不克也。汲汲然憂其不及也。察民之從違而未敢安也。則是心之不存焉者寡矣。及其久也。於意之得而偏於譽之聞而矜於令之行而忽。則所謂隱然者。將汨於因循而息於驕肆。政之所繇墮也。嗟乎。可不懼哉。而可不察哉。又其可使箴儆之言。不聞於吾耳哉。併書之。使刻實於壁。

困齋記

弋陽方君耕道。謫居零陵。其友廬陵胡君邦衡。自海外以書抵之曰。公取易困卦。詳玩而深索之。則得所以處困之道矣。耕道於是勝其齋曰困齋。自號曰困叟。其居閒而讀易。則謂之困交。耕道可謂能尊其所

聞矣。在易之繫辭。三陳九卦。意義深切。至於困。則曰。困。德之辨也。又曰。困窮而通。又曰。困以寡怨。嗚呼。聖人發明處困之義。備盡於此。其惠後世學者至矣。是不盡心以體之乎。夫窮達者。在外者也。理義者。在我者也。在外者存於時命。而在在我者無斯須而可離。世之惑者。於其存於時命者。乃欲人力而強移。於其不可離者。則違之而忘反。居得則患失。居失則覬得。或能行於其所易。而不能行於其所難。能自保於安逸之時。而有變於危窮之際。是則非其心之正也。窮達亂之也。君子則不然。其心日夕皇皇。然惟知在我者禮義之安。而行寧卹其他。故其處困也。致命而已。於天何怨。順義而已。於人何尤。而反諸其躬。則益念其所未至。惟恐思之不精。益勉其所未能。惟恐行之不力。是君子之處困。抑其進德深切之時也。如斯而後。庶幾爲不負聖人之訓歟。耕道往以直道忤權臣。既而以非罪羅吏議。方且責己自克。好問不倦。可謂知所處矣。而邦衡以危言切論。一貶嶺海。近二十年。窮經自樂。浩然以歸。其非有得於斯邪。宜乎以此道相切勵也。又聞橫渠先生之言曰。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噫。安知造物者不以是金玉耕道之德乎。此豈特邦衡所望於耕道也。耕道以記文見屬。忝雖晚生。念不爲無契。是以不敢以固陋辭。紹興二十八年春二月戊申。廣漢張某記。

敬簡堂記

歷陽張侯安國。治長沙。既踰時。獄市清淨。庭無畱牘。以其閒暇。闢堂爲燕息之所。而名以敬簡。他日與客落之。顧謂某曰。僕之名堂。蓋自比於昔人起居之有成也。子其爲我敷暢厥義。某謝不敏。一再獲命。因誦

所聞而言曰。聖賢論爲政。不曰才力。蓋事物之來。其端無窮。而人之才力。雖極其大。終有限量。以有限量。應無窮。恐未免反爲之役。而有所不給也。君子於此。抑有要矣。其惟敬乎。蓋心宰事物。而敬者心之道。所以生也。生則萬理森然。而萬事之綱。總攝於此。凡至于吾前者。吾則因其然而酬酢之。故動雖微。而吾固經緯乎古之先。事雖大而吾處之。若起居飲食之常。雖雜然並陳。而釐分縷析。條理不紊。無他。其綱既立。如鑑之形物。各止其分。而不與之俱往也。此所謂居敬而行簡者歟。若不知舉其綱。而徒簡之務。將見失生於所息。而患起於所忽。乃所以爲紛然多事矣。故先覺君子。謂飾私智以爲奇。非敬也。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非敬則是心不存。而萬事乖析矣。可不畏歟。雖然。若何而能敬。克其所以害敬者。則敬立矣。害敬者。莫甚於人欲。自容貌顏色辭氣之間。而察之。天理人欲。絲毫之分耳。遏止其欲。而順保其理。則敬在其中。引而達之。擴而充之。則將有常而日新。日新而無窮矣。侯英邁不羣。固已爲當世之望。誠能夙夜警勵。以進乎此。則康濟之業可大。而豈特藩翰之最哉。侯曰然。則請書以爲記。以無忘子之言。

仰止堂記

武夷朱子飛。蓋游從之舊也。戊寅之夏。自其鄉觸熱來訪。予瀟水之上。留既越月。方念無以答其意者。子飛爲某曰。某家有小堂。而直西山。欲以仰止名之。何如。某曰。請無以易斯名。而某願爲記之。子飛曰。諾。子之名是堂也。豈徒取其偉觀乎哉。而某之爲記也。亦豈復敘其境物之勝。抑將因名以達義。庶幾相與之意耳。噫。人生天地之中。而與天地同體。出乎萬世之下。而與聖人同心。其惟仁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夫子蓋歎息焉。曰。詩之好仁如此。仁之爲道。論其極致。雖曰。舉者莫能勝。行者莫能至。然而聖人之教人求仁。則具有塗轍。論語一書。明訓備在。熟讀而深思。深思而力體。優游厭飫。及其久也。當自知之。有非人之所能與矣。古之人起居寢食之間。精察主一。不知有外物之可慕。他事之可爲。不知富貴之可喜。憂患之可戚。蓋其中心汲汲於求仁而已。是道也。夫人皆可勉而進。而用力者鮮無他。所以病之者多矣。病之者多。而不求以去之。期爲完人。其以是終其身。豈不大感歎。故學莫強於立志。莫進於善思。而莫害於自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今子飛旣以是名堂。日游其閒。將詠仰止之詩。以深念聖人之意。當必慨然有感於中。其惟篤信勿移。弗得弗措。期至於古人之域。則如某者。亦有望於切磋之益焉。是以樂記之也。

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五

史論

王陵陳平周勃處呂后之事如何

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夫以呂氏之凶暴，欲王諸呂，其誰扼之？獨問此三人者，蓋亦有所憚也。非特憚此三人，蓋實憚高帝之餘威流澤之在天下也。陵引高帝白馬之盟以對，其言明切，固足以折其姦心。如砥柱之遏橫流也。使二子者對復如陵，吾知呂氏將悚焉。若高帝臨之在上，且懼天下之變，或縮而不敢。未可知也。彼二子者，乃唯然從之，反有以安其邪志而遂其凶謀。既分王諸呂，而呂氏羽翼成就，氣餒增長。然則呂氏之欲篡漢，二子實助之。予謂二子方對呂氏時，其心特畏死耳。未有安漢之謀也。退而聞王陵之責，顧高帝之眷，思天下後世之議，於是不遑，則有卒安社稷之言耳。雖然，使二子未及施計，先呂氏而死，則是乃畔漢輔呂，不忠之臣，尙何道哉？抑二子安劉氏之計亦疏矣。不遏之於爪牙未就之初，而救之於搏擊磔裂之後，觀其閒居深念，與劫酈寄入北軍等事，亦可謂窘迫僥倖之甚。夫豈全謀哉？酈寄不可劫，北軍不可入，呂須之謀行，則亦殆矣。忠於人國者，顧如是哉。人臣之立朝，徇義而已，利害所不當顧也。功業之成，不必斬出於吾身也。義理苟存，則國家可存矣。借使王陵以正對，平勃又以正對，呂氏一日而尸三子於朝，三子雖死，而大義固已立，皎然如白日，轟然如雷霆，天下之義士將不旋踵四面並起。

而亡呂氏矣。安劉氏者豈獨二子爲能哉。使人臣當變故之際。畏死貪生。不知徇義。而曰吾欲用權以濟事於後。此則國家何所賴焉。亂臣賊子所以接踵於後世也。其弊至於如荀彧馮道之徒。而論者猶或賢之。豈不哀哉。夫所貴乎權者。謂其委曲以行其正也。若狄仁傑是已。其始終之論。皆以母子天性爲言。拳拳然日以復廬陵王爲事。然其所以紆餘曲折而卒成其志者。則用功深矣。潛受五龍。夾日以飛。仁傑豈必功業於其身者哉。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濟大事者。當以狄仁傑爲法。

賈董奏篇其閒議論孰得孰失

賈生英俊之才。若董相則知學者也。治安之策。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然未免乎有激發暴露之氣。其才則然也。天人之對。雖若緩而不切。然反復誦味。淵源純粹。蓋有餘意。以其自學問涵養中來也。讀其奏篇。則二子氣象。如在目中。而其平生出處語默。亦可驗於是矣。以武帝好大喜功多欲之心。使其聽仲舒之言。則天下蒙其福矣。孰謂緩而不切邪。

西漢儒者名節何以不競

名節之稱。起於衰世。昔之儒者。學問素充。其施於用。隨事著見。不靳於立節。而其節不可奪。不靳乎徇名。而其名隨之。在己初無一毫加意也。至於世衰道微。於陵遲委靡之中。而有能拔然自立者。則世以名節歸之。而士君子道學未至。則亦以自負。吁亦小矣。然而名節之稱。雖起於衰世。而於衰世之中。實亦有賴乎此。使併與是焉而俱亡。則亦無以爲國矣。西漢之儒者。予甚病之。蓋自董相申公教人之外。自餘往往

以佔畢詰訓爲儒。無復氣象。上焉既不能推尋問學之源流。而其次又不能以名節立於衰世。其亦何所貴於儒也。考其所自。亦由上之人有以致之。自高帝鄙薄儒生。文景則尙黃老。武雖號爲表章。然徇其文而不究其實。適足以爲害。至宣帝則又明示所以不崇尚之意矣。則其挫抑摧沮之餘。不復自振固宜。然儒者之學。豈必爲一時貴尙而後勉邪。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漢之儒者。自叔孫通師弟子。固皆以利祿爲事。至於公孫丞相取相印封侯。學士皆欲慕之。其流如夏侯勝之剛果。猶有明經取青紫之言。況他人乎。蓋其習俗胥靡之陋。一至於此。宜乎王莽篡竊之日。貢符獻瑞。一朝成羣。而能自潔者。斑斑僅有見於史也。故光武中興。力矯斯弊。尊德義。貴隱逸。以變其風。而中世以後。人才輩出。雖視昔之儒者。有愧。然在衰世之中。守義不變。蓋有足尙者。至於桓靈之後。國勢奄奄。羣奸並起。睥睨神器。未敢卽取者。亦一時君子維持之力也。然則名節之稱。在君子則爲未盡。而於國家亦何負哉。蓋不可不思也。

光武崇隱逸

光武鑒西都末世之弊。故汲汲然崇尚風節。而不忘遺逸之舉。亦可謂知所當務矣。蓋自三代而降。在上者以爵祿而驕士。在下者慕爵祿而求君。故上日以亢。而下日以委靡。人君而能降心以求遺逸。則是不敢以爵祿而驕其士。反有求乎士之意。則於克己養德。所助固不細矣。況風俗委靡之中。而見時君所尊禮延納者。乃在於恬退隱約之士。豈不足以遏其奔競之風。而息其僥倖之意。於風俗所助。又不輕矣。在光武時。雖曰舉遺逸。然固有召而不能致。致而不能用者。而其流風餘韻。猶足以革西京之陋。而起名節。

之俗。則其爲益固豈淺哉。語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蓋不遺賢於隱逸。則天下之賢才孰不歸心。賢才歸之。是天下之人舉歸之也。豈非爲治之總要乎。然嘗怪嚴子陵竟不爲帝少屈何邪。攷子陵之言論風旨。亦非素隱行怪。必欲長往而不反者。彼與光武少而相從。知其心度爲最詳也。以謂光武欲爲當時之治。則當時之人才固足辦之。而無待乎己。若欲進乎兩漢之事。則又懼有未能信從者。不然。徒受其高位。饜其尊禮之虛名。則非子陵之本心也。故寧不就之。然而以子陵爲光武之故人。名高一世。而竟高臥不屈。光武亦不敢以屈之。其所以激頑起懦。扶植風化。助成東京風俗之美。人才之盛。其爲力固亦多矣。豈不美哉。

黨錮諸賢得失如何

東京黨錮諸君子。蓋嘉其志氣之美。而惜其所處之未盡。重其天資之高。而歎其於學有所未足也。方是時。乾綱解紐。陰邪得路。天下之勢。日入於頽敗矣。而諸君子曾不少貶以拘於世。慷慨所激。視死如歸。至於患難得喪。寧復背顧。其志氣可謂美矣。雖然。昔之君子。其出處屈伸之際。蓋各有義。故當困之時。則有居困之道。當屯之時。則有亨屯之法。時不我用。則晦處自修。危行而言遜。其進不可苟也。若乃居位。則思其艱而慮其周。扶持根本。漸其圖濟。其爲不可驟也。黨錮諸君子在下。則嘯枯吹生。自爲題榜。圭角眩露。昧夫處困之道矣。及其有位於朝。不過奮袂正色。擊搏豪強數輩。以爲事業在是矣。又進而居高位。則果於有爲。直欲一施之而不復顧。身死非所問。而國勢愈傾。是又失亨屯之法矣。是豈非有所未盡爲可恨。

歟。若諸君子之不爲死生禍福易操。其閒如李膺杜密陳蕃輩。卓然一時。其天資可謂剛特不羣矣。然惟其未知從事於聖門也。故所行雖正。立節雖嚴。未免發於意氣之所動。而非循乎義理之安。出於惡其聲之所感。而未盡夫惻隱之實處。之有未盡。固其宜也。豈非於學有不足歟。使其在聖門。則當入於仲由之科。聖人抑揚矯揉之。其必有道矣。或以爲陳太丘之事。爲得其中。以予觀之。太丘在諸君子之中。持心最平。蓋天資又加美焉耳。而其所處張讓之事。亦非中節。在當時隱迹自晦。豈無其方。何至送宦者之葬。此又爲矯失之過。以免禍。君子亦不貴也。不然。則郭有道乎。識高而量洪。才優而慮遠。足爲當時人物之領袖。然收斂之功。猶未之盡。要亦於學有欠也。不然。則黃叔度乎。言論風旨。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溫厚。圭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於心。其爲最高乎。使在聖門。作成之。當居顏氏之科矣。

溫嶠得失

溫太真忠義慷慨。風節表著。足以爲晉室名臣。古今所共推。不待詳言。然吾獨有所恨者。絕裾之事也。昔之人不以窮達得失累其心。聽天所命。而行其性命之情。故或仕或不仕。皆非有所爲也。於其身所處之義當然也。自後功名之俗興。而遷就趨避之說起。三綱始墮。而不得其正。雖豪傑之士。一爲功名富貴所誘。失其性者多矣。可勝歎哉。太真少時。嘗以孝友篤至稱。一旦奉劉琨之檄。將命江左。母崔固止之不可。至於絕裾而行。噫。太真有母若此。身固不得以許琨矣。獨不見徐元直之事乎。元直所謂方寸亂矣。蓋其天性不可已者。而太真獨忍於此乎。若旣以委質爲人之臣。當危難而無避可也。將命之舉。豈無他人。太

真念母。獨不得辭乎。度其意不過以江左將興。奉檄勸進。微倖投富貴之機。赴功名之會耳。而其所喪。不過甚乎。或曰。使太真不來江左。則寧復有後世之事業。太真固不得以兩全矣。此殆不然。昔人之事業。皆非有所爲而爲之。事理至前。因而有成之耳。若懷希慕求必之心。則其私欲而已。苟可以就異日之事。則凡皆親賊性命。皆可以屑爲。此三綱之所由壞。而弊之所由生也。故伯夷叔齊固不受其國。夫子以爲求仁而得仁。商之三臣。微子不得不去。箕子不得不爲奴。而比干不得死。皆素其位而行也。豈直太真之事業爲不足道。就使太真能佐晉室。克復神州。一正天下。勳烈如此。浮雲之過太虛耳。豈足以塞其天性之傷也。太真順母之心。而終其身雖泯滅無聞於後。顧其所全者大。於心無愧。烏能以此易彼哉。故予謂太真稱爲功名之士則可。尙論古人則可憾矣。

說

勿齋說

胡先生之季子大時。求予名其讀書之室。予因誦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之言。而名之曰勿齋。嗟乎。天理人欲。不並立也。操舍存亡之幾。其間不能以毫髮。所謂非禮者。非天之理故也。苟非天理。卽人欲已。勿者。禁止之辭。收放心之要也。學者所當於視聽言動之間。隨吾所見。覺其爲非禮。則克之。無愛焉。慮思力行。由蘊以及精。由著以及微。則所謂非禮。蓋將有不可勝克者。克之之至。則天理純全。而視聽言動。一循其則矣。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貴夫勉之勿舍而已。

答問

答朱元晦

和靖之言固有所謂。然諸君之說意皆未究也。孔子觀上世之化曰。大哉知乎。雖堯舜之民。比屋可封。亦能使之由之而已。知者凡聖之分也。豈可易云乎哉。傳說之告高宗。高宗蓋知之者。恭默思道。夢帝賈子良弼。非知之者有此乎。此舊學於甘盤之所得也。故君奭篇稱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而未及乎傳說。蓋發高宗之知者甘盤也。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說之意亦曰。雖已知之。此非艱也。貴於身親實履之。此爲知之者言也。若高宗未克知之。而告之曰。知之非艱。則說爲失言矣。自孟子而下。大學不明。只爲無知之者耳。若曰行。則學者事父兄事上。何莫不行也。惟其行而不著。習而不察耳。知之而行。則譬如皎日當空。腳踏實地。步步相應。未知而行者。如闇中摸索。雖或中而不中者亦多矣。曾點非若今之人。自謂有見而直不踐履者也。正以見得開擴。便謂聖人境界。不下顏曾請事戰兢之功耳。顏曾請事戰兢之功。蓋無須臾不敬者也。若如今人之不踐履。直是未嘗真知耳。使其真知。若知水火之不可蹈。其肯蹈乎。

答朱元晦

經乃天下之常經。所謂堯舜之道也。經正則庶民曉然趨於正道。邪說不能入矣。但反經之妙。乃在我之事。不可只如此說過也。只如自唐以來。名士如韓歐輩。攻異端者非不多。而卒不能屈之者。以諸君子猶未能進夫反經之學也。如後周李唐及世宗。蓋亦嘗變其說矣。旋即興復而愈盛者。以在上者未知反經。

之政故也。

答朱元晦

某詳。程子教人居敬。必以動容貌整思慮爲先。蓋動容貌整思慮。則其心一。所以敬也。今但欲存心。而以此爲外。既不如此用工。則心亦烏得而存。其所謂存者。不過強制其思慮。非敬之理矣。此其未知內外之本一故也。今有人容貌不莊。而曰吾心則存。不知其所爲不莊者。是果何所存乎。推此可見矣。

答胡季隨

所謂義理與客氣。看消長分數。爲君子小人之別者。謂一日之間。察其所發。孰多孰少爾。天理只是天理。人欲只是人欲。都無夾雜念處。毫釐之間。霄壤分焉。此昔人所以戰兢不敢少弛也。

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六

題跋

題李光論馮澥劄子

臣伏見臣僚上言推尊王安石爲名世之學。乞榜朝堂。欲以傾動海內。流播天下。鼓惑衆心。事係安危。義難循默。臣已具論列。繳奏外。臣訪聞爲此說者。乃諫議大夫馮澥。澥誠腐儒。不達世務。浸淫王氏之說。深入骨髓。平居議論。以安石爲孔孟之流。元符末。上書獨入正等。力詆鄒浩。以爲哲廟逐臣。不當復用。懷姦造謗。老而無識。止緣崇寧曾有滄都棄地之謀。爲蔡京所逐。因得虛名。考其素節。無可稱道。究其學問。誠爲頗邪。臣觀王安石在熙寧元豐間。神宗皇帝大有爲之日。翹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司馬光爭論神考之前。因邇英閣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光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神宗曰。漢帝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是言之。祖宗之法。不可改也。獨安石專任己能。排卻衆論。當時大臣。如韓琦。富弼。諫官御史。如范鎮。呂誨。范純仁。之流。信所謂名世大賢。盡遭斥逐。或休以去。而任用呂惠卿。舒亶。李定。皆一時傾邪小人。不畏天下之公論。不恤百姓之愁苦。不顧宗社之安危。馴至蔡京。蔡卞。合爲死黨。操述作之說。禁錮天下忠賢。壅除祖宗。

法度五十年閒。言路有防川之蔽。海內多敢怒之民。愁痛無聊。至此極矣。伏自陛下卽位以來。破拘繫之說。掃末習之蔽。躬履素樸。持循典故。發政施仁。無一不合人心。當天意者。士大夫思稅駕之地。百姓望息肩之期。王氏之學。尙復忍聞之乎。解職在論思。獻納之地。不能以道義裨贊聖聰。反以安石爲大賢。託中道以濟其偏說。假公論以遂其私情。懷姦不忠。熒惑主聽。伏望陛下察其回邪。洞照譏慝。特賜容斷。罷解諫職。斥使居外。儻臣所論未合聖慮。臣亦不敢復冒言路。亦乞重行黜責。以爲妄言之戒。冒犯天威。臣不勝惶懼激切之至。取進止。六月日朝奉郎守侍御史臣李光劄子。

通書後跋

濂溪周先生通書。友人朱熹元晦。以太極圖列於篇首。而題之曰太極通書。某刻於嚴陵學宮。以示多士。嗟乎。自聖學不明。語道者不覩夫大全。卑則割裂而無統。高則汗漫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說。不參乎事物之際。而經世之務。僅出乎私意小智之爲。豈不可歎哉。惟先生生乎千有餘載之後。超然獨得夫大易之傳。所謂太極圖。乃其綱領也。推明動靜之一源。以見生化之不窮。天命流行之體。無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該貫。非闡微極幽。莫能識其指歸也。然而學者。若之何而可以進於是哉。亦曰敬而已矣。誠能起居食息。主一而不舍。則其德性之知。必有卓然不可掩於體察之際者。而後先生之蘊。可得而窮。太極可得而識矣。乾道庚寅閏月謹題。

跋遺書

二先生遺書近歲既刊於建寧。又刊於曲江。於嚴陵。今又刊於長沙。長沙最後刊。故是本爲尤密。始先生緒言傳於世。學者每恨不克睹其備。私相傳寫。人自爲本。及是書之出。裒輯之精。亦庶幾盡矣。此誠學者之至幸。然而傳之之廣。得之之易。則又懼夫有玩習之患。或以備聞見。或以資談論。或以助文辭。或以立標榜。則亦反趨於薄。失先生所以望於後人之意。爲逾甚矣。學者得是書。要當以篤信爲本。謂聖賢之道。由是可以學而至。味而求之。存而體之。涵泳敦篤。斯須勿舍。以終其身而後已。是則先生所望於後人之意也。敢敬書之附於卷之末。

跋西銘

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懼夫私勝之流也。故推明其理之一。以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蔽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此意。涵泳體察。求仁之要也。辛卯孟秋寓姑蘇。書以示學生潘友端。

跋三家昏喪祭禮

右文正司馬公橫渠張先生伊川程先生昏喪祭禮。合爲五卷。竊惟道莫重乎人倫。教莫先乎禮。禮行則彝倫敍。而人道立。先王本天理。因人心。而爲之節文。其大體固根乎性命之際。而至於毫釐曲折之間。莫不各有精義存焉。當是時。人由於其中。涵泳服習。澆靡敦固。蓋有不期而然者。自先王之制。日以缺壞。情文之不稱。本末之失序。節乖而目疏。甚至於難以異端之說。淪胥漸滅。風俗之所以不厚。人才之所以不

振職是故歟。夫冠昏喪祭人事之始終也。冠禮之廢久矣。未能遽復也。今姑卽昏喪祭三者而論之。幸而有如三公之說。其可不盡心乎。三公之所定。雖有異同。然至其推本先王之意。罷黜異端之說。是則未嘗不同也。司馬氏蓋已著書。若橫渠伊川二先生。雖嘗草定而未具。然所與門人講論。反復其所發明深矣。抑嘗謂禮之興廢。學士大夫之責也。有能卽是書探攷而深思。深思而力行。宗族相觀。朋友相輔。安知風俗之美。不由是而作興乎。妄意可助聖時善俗之一端。於是刻於桂林郡之學宮云。淳熙三年六月甲戌朔旦。

跋符君記上蔡語錄

符君生於遠方。及游京師。乃能從上蔡謝先生問學。得先生一語。隨卽記錄。今傳於家者九十有七章。若符君者。亦可謂有志於學矣。予謂當表而出之。以爲遠方學者模楷。故附志於兵部侍郎胡公銘詩之後。使來者當有攷焉。

跋希顏錄

某己卯之歲。嘗哀集顏子言行爲希顏錄。上下篇。今十有四年矣。回視舊編去取。倫次多所未善。而往往爲朋友所傳寫。於是復加考究。定著爲一卷。又附錄一卷。蓋顏子之事。獨載於論語。易。中庸。孟子之書。其間顏子之所自言。與夫見於問答者。抑鮮矣。特聖人之所稱。及曾子孟子之所推述者。其詳蓋可以究知也。自孟子之後。儒者亦知所尊仰矣。而識其然者。則或寡焉。逮夫本朝濂溪周先生。橫渠張先生出。始能

明其心。而二程先生則又盡發其大全。於是孔子之所以授於顏子。顏子之所以學乎孔子。與學者之所當從事乎顏子者。深切著明。而無隱於來世者矣。故今所錄本諸論語、易、中庸、孟子所載。而參之以二程先生之論。以及於濂溪、橫渠。與夫二先生門人高弟之說。列爲一卷。又采家語所載顏子之言。有近是者。與夫揚子雲法言之可取者。并史之所紀者。存之於後。蓋亦曰學者之所當知而已。旣已繕寫。則撫而歎曰。嗟乎。顏子之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弟。莫得而班焉。及考魯論師友之所稱。有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有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而已。自學者觀之。疑若近而易識。然而顏子之所以爲善學聖人者。實在乎此。則聖門之學。其大略亦可見矣。非實用其力而後知其難。知其難而後有可進之地也。然則後之學者。貪高慕遠。不循其本者。終何所得乎。故予願與同志之士。以顏子爲準的。致知力行。趨實務本。不忽於卑近。不遺於細微。持以縝密而養以悠久。庶乎有以自進於聖人之門牆。是錄之所爲作也。乾道九年八月九日謹書。

題周爽所編鬼神說後

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往而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祠饗於廟曰鬼。就人物而言之。聚而生爲神。散而死爲鬼。又就一身而言之。魂氣爲神。體魄爲鬼。凡六經所稱。蓋不越是數端。然一言以蔽之。莫非造化之迹。而語其德。則誠而已。昔者季路蓋嘗問事鬼神之說矣。夫子之所以告之者。將使之致知力行而自得之。故示其理而不詳語也。至於後世。異說

熾行。譁張爲幻。莫可致詰。流俗眩於怪誕。忱於恐畏。胥靡而從之。聖學不明。雖襲儒衣冠。號爲英才敏識。亦往往習熟崇尚。而不以爲異。至於其說之窮。則曰焉知天地閒無有是事。委諸茫昧而已耳。信夫事之妄。而不察夫理之真。於是鬼神之說。淪於空虛。而所爲交於幽明者。皆失其理。禮壞而樂廢。人心不正。浮僞日滋。其閒所謂因其說而爲善者。亦莫非私利之流。亂德害教。孰此爲甚。故本朝河南二程子。橫渠張子。與學者反復講論。而不置。夫豈好辯哉。蓋有所不得已也。若夫程子發明感通之妙。張子推極聚散之蘊。所以示來世深矣。學者誠能致知以窮其理。則不爲衆說所昧。克己以去其私。則不爲血氣所動。於其有無是非之故。毫分縷析。了然於中。各有攸當。而不亂。然後昔人事鬼神之精意。可得而求。德可立而經。可正也。不然。辯之不明。守之不固。眩於外而忱於內。一理之蔽。則爲一事之礙。一念之差。則爲一物之誘。聞見雖多。亦鮮不爲異說所溺矣。湘鄉周夔。考鬼神之說。凡夫子之所嘗言。見於易禮傳魯論者。悉集之。又取近世程子張子之書。上及於濂溪周子。下及於兩家門人。凡語涉於此者。合爲一編。以與朋友講求其故。某嘉其志。因書於後。

西漢蒙求跋

柳宗直輯西漢文類。其兄司馬序其首。有曰搜討磔裂。攢摭融結。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世謂宗直是書。固足以傳遠。抑有賴於司馬之文。有以發之也。東平侯彥明。取班史故事及雅訓語。協而比之。他日過子。求爲之序。子謂侯君爲是書亦勤矣。子烏能發之。君家彥周。任其責可也。雖然。有求於子。固將以求益也。試

言讀史之法可乎。讀史之法。要當考其興壞治亂之故。與夫一時人才立朝行己之得失。必有權度。則不差也。欲權度之在我。其惟求之六經乎。盡進於斯。而以餘事誦其言語文字之工。莞然一笑可乎。因書於後。

跋溫公輔座銘彙

壅蔽者。天下之大患也。古之明王。所以致治者。亦去此而已矣。其道莫先於虛己。莫要於任賢。虛己則壅蔽消於內。任賢則壅蔽撤於外。內外無蔽。而下情畢通。秦治所繇興也。先正溫國公。反復開陳於治亂之際。可謂深切。讀其遺藁。使人流涕嗟乎。公愛君之心。萬世不可泯也。

題司馬文正公薦士編

右司馬文正公薦士編。起至和之元。盡熙寧十年。凡百有六奏。其間多公所親錄。而其外題曰舉賢才。亦公隸筆也。某來宜春。公之玄孫邁出。以相示。翻閱終日。起敬起慕。惟公薦士報國。惻怛篤摯之心。後世觀此編者。亦可以想見萬一矣。

題文正公條畫沿邊弓箭手彙後

右文正公條畫約束沿邊弓箭手事。蓋公在并州佐龐穎公時所具彙也。其察微慮遠。固本防患之意。具備。觀諸此。非獨可以窺公制事之權度。抑可得爲國御邊之良法矣。

跋濼溪先生帖

右濂溪周先生二帖。某來桂林。遍先生之鄉。因鄉之士何士先來訪。屬以攷尋先生舊蹟。已而胡良輔持此二帖及家譜石刻來。良輔實先生姻族也。按石刻。先生皇考諱輔成。任賀州桂嶺縣令。余贈諫議大夫。葬道州營道縣榮樂鄉鍾樂里。又載濂溪隱居在石塘橋西。先生之兄諱礪。其子仲章。卽第二帖所寄者是也。濂溪在其鄉。古有是名。先生晚築廬山下有溪焉。因亦以名之。蓋示樂其所自生。不忘其本之意。良輔云。鄉之父老相傳。能道先生此意也。某不佞。竊誦習先生之言行。蚤歲獲拜遺像。今又得心書而藏之。慕仰涵泳。不勝拳拳。敢敬書於左方。

跋上蔡先生所述衡州秦府君志銘

右上蔡先生所述衡州秦府君志銘。先生克己之嚴。徒義之勇。任道之勁。讀斯文者。亦可以想其餘風於辭氣間矣。先生之於言。無所苟也。則府君之行事。足以取信於來。今不疑矣。府君之出。劉拯景仁。以此刻相示。蓋溯上陳公之書。字畫森嚴。實歐陽率更書溫公碑法。是亦可寶云。

跋呂東萊與許吏部詩

許吏部以直道不容於時宰。而其典州持使者節。所至懇懇然推其學道愛人之心。惟恐不及。東萊寄詩。蓋公護漕廣右時也。豈不在行路。自遠霜露溼。百川貫河來。砥柱乃中立。誦詠斯言。尙可想味公平生也。

跋字文中允傳

故曲水令字文中允。吾鄉之前輩先生也。熙寧間。伊川先生之尊父大中公守漢州。以禮致公典郡之學。

今兩書具載伊川集中。謂公不以榮利屈志。道義爲鄉里重。非特今人之難。古人所難。則其人不問可知矣。又況司馬文正公與范文忠公相與稱道紀述。皆足以垂信於方來哉。元祐修裕陵實錄時。嘗爲公立傳。頗采文正所稱著於篇末。至紹聖章惇蔡卞得志。改易舊史。乃謂公於法不當立傳。元祐諸人。獨以司馬丞相故私公。小人不知春秋賢而得書之義。顧反用私意誣公。論類如此。紹興初。天子命大臣更正史事。盡黜姦臣之說。於是公復得立傳。是非久而自定。此天也。今吾邑綿竹附郭之南。有所謂止止亭者。公所歸隱之地也。清泉老木。固亦無恙。而公之風烈。後生知所師慕者鮮矣。嗟夫。君子之仕。本以行道也。非欲貴求富也。昔之人道不得行。則不敢以居其官。若公豈忘世而素隱者哉。身爲縣令。以字民爲職。而扼於勢。不得其職。引而去之。義當然耳。觀公之去。猶以胷中所欲言者爲書獻之天子。則公之心。非忘世而素隱。抑可見矣。古之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使公而得時與位。則其於古人臣之事。豈不可望。庶幾能之邪。世衰道微。仕者狃於習俗。憧憧然以欲貴求富爲心。而君臣之義。益以不明。如公之風烈。要當表而出之。庶幾來者有所感動興起。夫豈小補邪。其家將刻元祐紹興所立兩傳。併以諸公之文附列於後。求某爲書。念不敢辭。而不知其爲僭越也。

跋陳分寧傳

爲吏者受天子之士與民。不幸遭變故。守死其職。亦理之所當然也。然方世之衰。彝倫蕩覆。節義頽廢。於是而有能持立其間不爲之變者。其可貴豈特景星鳳凰比哉。表而出之。以風厲臣子。實爲國家之先務。

也。建炎中，北虜所蹂踐，及江右，牧守之臣望風逃避，甚至率民迎拜者相屬也。獨分寧宰陳公，以區區一邑，抗義不屈，卒全其境，使一時不至有秦無人之歎。其有補於世教抑多矣。淳熙四年，公之子義守靖州，以始末傳記文字寄桂林，某讀之慨然，謹附志於左。

跋鄭威愍事

鄭威愍公守同州，城陷死之，可謂得其死矣。讀公書辭，胷中所處，蓋已素定。嗟夫，義之所在，君子蹈之，如饑之必食，渴之必飲，不可改也。若一毫私意亂之，則顧藉牽滯而卒失其正矣。然則觀公之爲，豈不凜然可貴哉！先公使川陝時，得公死時事爲詳，某侍筭蓋敬聞之矣。乾道己丑，公之孫忱得復以始末見示，輒歎息而書之。

跋范文正公帖

先公舊藏文正范公與朱校理手帖墨刻一卷，某以示汶上劉君子駒，一見咨歎，不忍去手，卽摹本置之篋笥。且屬某志其後。某竊惟文正公平生事業，光明偉特如此，及觀此帖，味其辭意，而有以知公處事之周密，玩其書畫，而有以見公日用之謹嚴。此豈非其事業淵源所自耶？晚生何足以形容萬一，然嘗反復於此而復有感焉。公蓋生二歲而孤，隨其母育於長山朱氏，旣第，始歸姓范氏。今所與書者，卽其朱姓時從子行也。公雖以義還本宗，而待朱氏備極恩意，旣貴，則用南郊恩，贈朱氏父，以及其諸子之喪，皆爲之收葬。歲時奉祀，則別爲饗。朱氏以公廢爲官者三人，此載在遺事，世所知也。詳觀是帖，其親愛惇篤之意。

發於自然。蓋與待其本族何異。其於天理人情。可謂得其厚矣。只此一事。表而出之。聞其風者。蓋可使鄙夫寬薄。夫敦也。誠盛德哉。清康熙元年六月既望。張某謹題。

跋范文正公帖

文正范公德業之盛。借使字畫不工。猶當寶藏。況清勁有法度如此哉。至於溫然仁義之言。使人誦歎之不足也。

跋范文正公帖

右文正范公帖。某得之文定胡公之家。以刻於桂林郡齋。某聞君子言有教。動有法。某於文正公見之矣。觀此雖一時書帖之閒。亦足以扶世教垂後法。非德盛者其能然乎。故敬志之以詔來世。

跋吳晦叔所藏伊川先生上蔡龜山帖

乾道癸巳歲八月之七日。某伏闕是軸。喟然而歎曰。嗟乎。學者不克躬見先生之儀型。既朝夕誦味其遺言。以求其志。攷其行事以究其用。又幸而得其字畫而藏之。蓋將以想慕其誠敬之所存。而亡有極也。豈與尋常絨藏書帖者比哉。夫聞其風。猶使人若是。況於如上蔡龜山親炙之。而稱高弟者乎。併與二公之書而寶焉。抑可見師友淵源之盛矣。

跋王介甫帖

後一帖。大理少卿許遵守京口時。王丞相與之書。遵刻之石。始遵在登州。論阿云獄事。丞相爲從臣力主。

之。自後殺人至十惡。亦許案問自首減死。長惡惠姦。甚逆天理。今此帖乃謂遵壽考康寧。子孫蕃衍。由其議法求所以生之之故。蓋丞相眩於釋氏報應之說。故以長惡惠姦爲陰德。議國法而懷私利。有所爲則望其報。其心術之所安。蓋莫掩於此。予故表而出之。

跋王介甫帖

金陵王丞相書。初若不經意。細觀其閒。乃有晉宋閒人用筆佳處。但與人書帖。例多恣意草草。此數紙及予所藏者皆然。丞相平生。何有許忙迫時邪。

跋王介甫帖

予喜藏金陵王丞相字畫。辛卯歲過雪川。有持此軸來。售而得之。丞相於天下事多鑿以己意。顧於字畫。獨能行其所無事如此。此又其晚年所書。尤覺精到。予所藏他帖皆不及也。

跋東坡帖

坡公與銀臺舍人帖。殆是行新法時。勸其因入對盡所欲言。且曰。人臣事君。惟有竭盡庶幾萬一。恐未當以前例爲戒。讀斯言。懷懷有生氣。士大夫希世求合者。固不足問。苟雖有言。而懷不自盡。皆徇情惜己。非爲臣之義也。讀斯言亦可以興起矣。

跋東坡帖

坡公結字穩密。姿態橫生。一字落紙。固可藏玩。而況平生大節如此哉。竊嘗觀公議論。不合於熙豐固宜。

至元祐初。諸老在朝。羣賢彙征。及論役法。與己意小異。亦未嘗一語苟同。可見公之心。惟義之比。初無適莫也。方貶黃州。無一毫挫折意。此在他人已爲難能。然年尙壯也。至於投老炎荒。剛毅凜凜。略不少衰。此豈可及哉。范太史家藏公舊帖。其間雖有壯老之不同。然忠義之氣。未嘗不蔚然見於筆墨間也。真可畏可仰哉。

跋蔡端明帖

蔡端明書。如禮法之士。盛服齋居。不敢少有舒肆之意。見者自是起敬。

跋司馬忠潔公帖

右司馬忠潔公帖。惟公仗節仗義。不辱其先。某頃在儀曹。嘗上公節惠應諡法。今獲見翰墨。慨然想其平生。所謂臨風涕零之語。其憂傷之意。夫豈私於身哉。

跋張侍郎帖

右侍郎張公政和閒。與成正賈公手帖。所論陝西鐵錢事。使人歎息。蓋自熙豐用事。大臣更變法度。其後祖述之者。益以近利爲急。一時觀望。遽起毛舉。至於無法之不變。而無法之不壞。陝西錢事亦其一也。小人大抵喜更作。務生事。其意欲乘時射利而已。寧爲國家生民計耶。是以歎息。

跋陳了翁帖

了翁忠義剛大之氣。高出一世。及觀此帖。處事精密。不忽於細微。蓋知前輩工夫。非苟然也。淳熙乙未歲。

未盡三日。賀州別駕李宗甫見寄。

跋了翁責沈

責沈者。贈諫議大夫忠肅陳公之所作也。公壯歲未聞前輩先覺之名。迄終身以爲歎。至引葉公之事。自責。葉公實沈諸梁。故名。其文曰。責沈。龜山楊先生嘗爲之跋。既足以發明公之盛德矣。反復而讀之。又以見公進學之心尤嚴。於既老之際。徙義之勇。不忽於卑者之言。其虛中克己。皆可以爲後世師法。建康留守劉公得真蹟而刻之。以墨本來寄。某謂斯文之傳。誠有補於世教。獨恐遠方之士。艱於得見。乃復刻於桂林學宮云。劉公名珙。淳熙四年六月戊子。廣漢張某謹志。

跋李秦發帖

李公以八十之年。流落鯨波萬里之外。而翰墨辭氣凜凜如此。誠一時偉人也。某雖不及識公。展玩此軸。亦足想見其平生耳。

跋了翁與丞相隴西公書

丞相隴西公宣和元年六月。論都城水事。自左史謫官沙縣。此諫議陳公所寄書也。丞相精忠大節。森然如星斗之在天。而事業實權輿於此。諫議於丞相爲丈人行。今觀書辭。所以相與蓋甚篤至。前輩憂時之念深。故於人才拳拳如此。斂衽三復。敬歎何窮。惟是某嘗竊怪諫議平生。於君父大義。跬步不舍。其與異教淪棄三綱者。不翅霄壤之異矣。願乃區區樂講於其說。獨何歟。恨生晚不及親見公質所疑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跋尙憲帖

尙公之所以告其知己者可謂切矣。受人之知者不常爾邪。公之沒也久矣。讀其書辭猶覺生意凜然。義理之不可泯也。

跋孫忠愍帖

孫公此數帖其處死蓋已素定。事豫則立豈不信乎。自熙寧相臣以釋老之似亂孔孟之真其說流道。蠱壞士心。波蕩風靡。中間變故。仗節死義之臣鮮聞焉。論篤者知其所自來也。觀公訓敕諸子從事經史。大抵以實用爲貴。以涉虛爲戒。其不受變於俗學可知。卒有以自立宜也。鄂州史君千里寓書敬題卷末。

跋尹和靖遺墨

和靖先生所居之齋多以片紙書格言至論置於窗壁間。今往往藏於其家。如此所刻是也。反復玩繹。遐想其感發之趣深。存體之工至。而澁洽之味爲無窮也。嗟乎。學者於此亦可得師矣。

書贈吳教授

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道之成則誠而天矣。然則君子之學始終乎敬者也。人之有是心也。其知素具也。意亂而欲汨之。紛擾臬兀。不得須臾以寧。而正理益以蔽塞。萬事失其統矣。於此有道焉。其惟敬

而已乎。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夫所謂一者，豈有可玩而執者哉？無適乃一也。蓋不越乎此而已。嘗試於平居暇日，深體其所謂無適者，則庶乎可識於言意之表矣。故儼若思，雖非敬之道，而於此時可以體敬焉。卽是而存之，由是以察之，則事事物物不得遁焉。涵泳不舍，思慮將日以清明，而其知不蔽矣。知不蔽，則敬之意味無窮，而功用日新矣。天地之心，其在茲與？學者舍是而求入聖賢之門，難矣哉。至於所進有淺深，則存乎其人，用力敏勇與緩急之不同耳。吾友臨川吳仲權，志於古道，將以敬名其所居之齋，而日勉焉。於其行也，書此以贈之。蓋朋友相與警勸之義也。

題長沙開福寺

長沙開福蘭若，故爲馬氏避暑之地。所謂會春園者，今荒郊中，時得塼甃，皆爲鸞鳳之形，而奇石林立。二百年來，供城中官府及人家亭館之玩，何可數計，而蔽於榛莽，臥於泥池者，尙多有之。當時不知載致何所用民之力，又何可量哉！馬氏父子乘時盜據一方，竭澤聚斂，以自封，而又以資其侈靡之用，旋踵而衰。兄弟相讎，敵魚肉，惟恐不及，亦其理與勢宜然。今湘岸有淫祠，江中有督洲，及其交兵詛誓之所，小家自爲蠻觸，祇足以發千載之一映。寺之西被禊亭，下臨湖光，舉目平遠，自爲此邦登覽勝處，不足用馬氏爲汗也。

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七

銘

困乎齋銘

趙郡李東老結茅於江南榜之曰困乎求予爲銘予聞東老之居植竹千本溪流其閒地偏而趣幽子將以是爲困乎東老蚤從名士游詩法甚高方其得意不復知有塵世事子將以是爲困乎以予觀之殆不然也

嗚呼困乎性命之微言之實難孰探其源匪言之艱天高地下而人其心在躬者神統乎高深其端伊邇曷睨以視當落其華而究斯理嗚呼信其爲困乎也已

艮齋銘

艮齋建安魏元履燕居之室也在易艮爲止止其所也予嘗考大學始終之序以知止爲始得其所止爲終而知止則有道矣易與大學其義一也敬爲之銘

物之感人其端無窮人爲物誘欲動乎中不能反躬殆滅天理聖昭厥猷在知所止天心粹然道義俱全是曰至善萬化之源人所固存曷自違之求之道夫何遠而四端之著我則察之豈惟思慮躬以達之工深力到大體可明匪由外鑠如春發生知其至矣必由其知造次克念戰兢自持事物雖衆各循其則

其則匪他。吾性之德。動靜以時。光明篤實。良止之妙。於斯爲得。任重道遠。時不我留。嗟我同志。勉哉勿休。繫我小子。懼弗克立。咨爾同志。以起以掖。

敬齋銘

乾道四年。建安劉公自樞庭出鎮豫章。開室於聽事之側。朝夕燕處。扁曰敬齋。廣漢張某聞而歎曰。公之志遠矣。夫敬者宅心之要。而聖學之淵源也。敢爲之銘。以廣公意。銘曰。

天生斯人。良心則存。聖愚曷異。敬肆是分。事有萬變。統乎心君。一類其綱。泯焉絲棼。自昔先民。脩己以敬。克持其心。順保常性。敬匪有加。惟主乎是。履薄臨深。不昧厥理。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動靜不違。體用無忒。惟敬之功。協乎天德。嗟爾君子。敬之敬之。用力之久。其惟自知。勿憚其艱。而或怠遑。亦勿迫切。而以不常。毋忽事物。必精吾思。察其所發。以會於微。忿慾之萌。則杜其源。有過斯改。見義則遷。是則天命。不遏於躬。魚躍鸞飛。仁在其中。於焉有得。學則不窮。知至而至。知終而終。嗟爾君子。勉哉敬止。成己成物。匪曰二致。任重道遠。其端伊邇。毫釐有差。繆則千里。惟建安公。自力古義。我作銘詩。以諗同志。

敦復齋銘

復卦之義。以初爻爲重。於畫爲陽。於義爲善。於人蓋君子之道也。二比於初。故爲休復。四應於初。故爲獨復。而三之頻復而厲。則以其非比非應。開其遷善而危其屢失也。上之迷復而凶。則以其處極而最遠。往而不返也。觀諸此。則可見以初爻爲重矣。然則五之敦復奈何。五體順而居中。以中自考者也。故爲敦篤。

於復。夫能敦篤於復。宜曰吉曰亨矣。而獨曰无悔。奈何。无悔者。戒辭也。以其柔而遠於陽。故爲之戒辭。謂如是。乃无悔也。南徐陳希顏。舊名其齋曰敦復。歲壬辰。與予相遇於長沙。屬予銘。予知希顏有取於儆戒之意也。爲之銘曰。

惟聖作易。研幾極深。惟卦有復。於昭天心。六爻之義。各隨所乘。其在於五。敦復是明。其敦如何。篤志允蹈。順係其中。而以自考。我觀爻義。厥有戒辭。君子體之。敬戒是資。人欲易萌。天理雖存。毫釐之間。消長所分。凡百君子。奈何不敬。祇於夙宵。以若天命。惟積惟久。匪俟乎外。敢曰无悔。庶幾寡悔。

恕齋銘

潭州右司理之治海陵。周俊卿請予名其齋。予名之以恕。爲之詞曰。

刑成不變。君子盡心。明動麗止。象著義經。所存曷先。其恕之云。自盡於己。以察其情。意有所先。則弗敢成。見雖云獨。亦靡敢輕。幽隱之枉。是達是申。毫釐之疑。是析是明。俾爾寡弱。無有或困。於爾強慝。靡誠靡遁。及得其情。又以勿喜。古人於此。恕有餘地。我名於齋。意實在茲。嗟嗟來者。尙克念之。

蒙齋銘

番陽余端蒙。請予銘蒙齋。至於再三。予未有以言也。他日因有感於果行育德之義。乃爲之辭曰。

乾坤既畫。八卦是生。八卦相乘。萬象以明。下坎上艮。其卦曰蒙。其蒙伊何。源泉在中。泉之始萌。其行未達。雖則未達。而理孰遏。君子體之。於以果行。黽勉躬行。動畏天命。泉之始萌。其勢則止。止乃日澄。源源曷已。

君子體之於以育德。篤敬不渝。靜保天則。惟養於中。大本攸立。惟敏於外。達道攸飭。內外交修。相須以成。久而有常。則能日新。我銘蒙齋。敢越斯義。惟言之難。實以自厲。凡百君子。有觀於斯。毋忽乎近。尙其懋之。

虛舟齋銘

詹體仁開齋於便坐。屬予名。以其虛且長也。則題之曰虛舟。他日體仁謂予曰。漆園之說遁而離。吾無取焉耳。在易之中孚。利涉大川。乘木舟。虛將於是焉。體之。予歎其善思也。則又爲之銘。

心本虛。理則實。應事物。無轍迹。來不迎。去不留。彼萬變。我日休。行斯通。險可濟。孚豚魚。貫天地。曷臻茲。在克己。去其窒。斯虛矣。

主一齋銘

成都范文叔以主一名齋。予嘉其志。爲銘以勉之。

人之心。一何危。紛百慮。走千歧。惟君子。克自持。正衣冠。攝威儀。澹以整。儼若思。主於一。復何之。事物來。當其幾。應以專。匪可移。理在我。寧彼隨。積之久。昭厥微。靜不偏。動靡違。嗟勉哉。自邇卑。惟勿替。日在茲。

南劍州尤溪縣學傳心閣銘

乾道九年。知南劍州尤溪縣事石斲。既新其縣之學。復建閣於學之東北。買書五十卷。藏之其上。而命工人繪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之像。置於其中。使學者得以朝夕瞻仰焉。新安朱熹爲之名曰傳心之閣。而斲又以書請銘於廣漢張某。某竊惟念自孟子沒。聖學失傳。歷世久遠。其間儒者非不知尊孔孟而

誦六經。至考其所得。則不越於詁訓文義之間而已。於聖人之心。所以本諸天地而措諸天下與來世者。蓋鮮克涉其藩。而況睹其大全者哉。惟三先生生乎千載之後。乃能考諸遺經。而得其不傳之妙。以相授受。然後六經之言。羣聖之心。全體大用。晦而復明。如日之中。萬目皆覩。嗚呼盛矣。某愚不敏。夙嚮往焉。敢以建閣之意。命名之說。洗心拜手。敘而銘之。銘曰。

惟民之生。厥有彝性。情動物遷。以墮厥命。惟聖有作。體乎天心。修道立教。以覺來今。孰謂道遠。始卒具陳。俾爾由學。而聖可成。鄒魯云邈。章句有師。一經皓首。語道則迷。惟子周子。崛起千載。孰探其源。以識其大。立象盡意。闡幽明微。聖學有傳。不曰在茲。惟二程子。實嗣其微。既自得之。又光大之。有渾其全。則無不總。有析其精。則無不中。曰體曰用。著察不遺。曰隱曰顯。莫問其幾。於皇聖心。如日有融。於赫心傳。來者所宗。有屹斯閣。尤溪之濱。翼翼三子。繪事孔明。儼然其秋。溫然其春。揭名傳心。詔爾後人。咨爾後人。來拜於前。起敬起慕。永思其傳。於味其言。於考其爲。體於爾躬。以會其歸。爾之體矣。循其至而爾之至矣。道豈異而傳心之名。千古不渝。咨爾後人。無替厥初。

顧齋銘

廣漢張某。名華陽。字文紹。節之齋曰顧。且爲之銘。

人之立身。言行爲大。惟言易出。惟行易忘。伊昔君子。聿思其艱。嚴其樞機。立是防閑。於其有言。則顧厥爲。毫釐之浮。則爲自欺。克謹於出。內而不外。確乎其言。惟實是對。於其操行。則顧厥言。須臾弗踐。則爲己愆。

履薄臨深。戰兢自持。確乎其行。惟實是依。表裏交正。動靜迭資。若唱而和。若影而隨。伊昔君子。胡不慥慥。勉哉勿渝。是敬是保。

讀書樓銘

醴陵丁愚明發。請於某曰。家有小樓。爲羣從講習之所。敬求某以讀書名之。而因銘以告。

洪惟元聖。研幾極深。出言爲經。以達天心。天心煌煌。聖謨洋洋。有赫其傳。惠我無疆。嗟我學子。生乎千載。孰謂聖遠。遺經猶在。孰不讀書。而昧厥旨。章句是鑿。文采是事。矧其所懷。惟以祿利。茫乎四馳。其曷予暨。嗟我學者。當知讀書。匪有所爲。惟求厥初。厥初惟何。爾所固然。因書而發。爾知則全。維誦維歌。維究維復。維以泳游。勿肆勿梏。維平乃心。以會其理。切於乃躬。以察以體。積功既深。有燁其明。迥然意表。大體斯呈。聖豈予欺。實發予機。俾予自知。以永於爲。若火始然。若泉始達。推之自茲。進孰予遏。若登泰山。益高益崇。維理無形。維經無窮。嗟哉學子。盍敬念茲。以是讀書。則或庶幾。

蔡軒石銘

張子銘蔡軒之石。於以出入觀省焉。

正爾衣冠。毋惰爾容。謹爾視聽。毋越爾躬。爾之話言。式循爾衷。爾之起居。式蹈爾庸。敬爾所勸。毋窒其通。貞爾所存。毋失其宗。外之云肅。攸係於中。中之克固。外斯率從。天命可畏。戒懼難終。勒銘於石。用儆爾慵。

筆囊銘

司馬文正公貯筆黃囊及紅管筆一枝。今藏太史范氏。文正親題其上。實治平中賜物。清熙六年敬銘。厚陵之賜。文正之澤。傳之方來。見者改色。筆端吐辭。穀粟萬世。豈惟改色。公心是繼。在昔魏公。世保其笏。謹哉斯藏。惟德其物。

周爽硯璞銘

塵飾於外。含章在中。以時發舒。翰墨之功。君子觀象。於以蓄德。韜其光芒。惟貞靡忒。

箴

主一箴

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嗟乎。求仁之方。孰要乎此。因爲箴書於坐右。且以誌同志。人稟天性。其生也直。克順厥彝。則靡有忒。事物之感。紛綸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學有要。持敬勿失。驗厥操捨。乃知出入。曷爲其敬。妙在主一。曷爲其一。惟以無適。居無越思。事靡他及。涵泳於中。匪忘匪亟。斯須造次。是保是積。既久而精。乃會於極。勉哉勿倦。聖賢可則。

四益箴

先君晚歲。嘗大書四言。以詔杓弟。曰。無益之言勿聽。無益之事勿爲。無益之文勿觀。無益之友勿親。杓受而藏之。惟謹。先君既沒之九年。則以請於某。曰。伏自惟念。大懼無以承先君之意。既以四益名堂。願兄追述其義。將列之坐右。朝夕儆戒。以庶幾乎萬一。某奉書而泣。退而爲箴以告之。

若古有訓。聽德惟聰。聞過以改。聞善以從。匪是之聞。則爲無益。諂言溺心。姦言敗德。嗟哉勿忘。敬共朝夕。卓爾有定。聽斯不惑。朝夕之間。何莫非事。事所當事。是爲君子。惟欲之動。則亂於爲。營營何益。擾擾孰知。止之有道。當收放心。曷論其工。履薄臨深。異說害道。我則弗邇。浮文妨實。我則弗貴。而況末俗。翫論俚辭。當絕於前。勿亂於思。潛心聖賢。博考載籍。聞見之多。於以蓄德。大倫惟五。友居其一。我觀昔人。敬戒無斁。以狎而比。以順而同。德惟日喪。友亦曷終。必端爾心。忠信是親。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贊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畫像贊

惟忠武侯。識其大者。仗義履正。卓然不舍。方臥南陽。若將終身。三顧而起。時哉屈伸。難平者事。不昧者幾。大綱既得。萬目乃隨。我奉天討。不震不竦。維其一心。而以時動。噫。侯此心。萬世不泯。遺像有嚴。瞻者起敬。

濂溪先生贊

於惟先生。絕學是繼。窮原太極。示我來世。

明道先生贊

於惟先生。會其純全。天理之揭。聖學淵源。

伊川先生贊

於惟先生。極其精微。俾爾立德。循循有歸。

于湖畫像贊

是于湖君英邁偉特。遇事書然。如箭破的。談笑翰墨。如風無迹。惟其胸中。無有畛域。故所發施。積達四出。雖然。此固衆人之所識也。今方袖手于湖之上。盡心以事其親。而益究其所未及。則其所至。又孰知其紀極者耶。己丑夏廣漢張某書於湘中館。

書伊川先生易傳復卦義贊

天地之心。其體則微。於動之端。斯以見之。其端伊何。維以生生。羣物是資。而以日亨。其在於人。純是惻隱。動匪以斯。則非天命。曰義禮智位。雖不同。揆厥所基。脈絡該通。曷其保之。日乾夕惕。斯須不存。生道或息。養則無害。敬立義集。是爲復亨。出入無疾。

觀虎丘劍池有言

湛乎淵停。其靜養也。卓乎壁立。其自守也。歷四時而無虧。其有常也。上汲而不窮。其用不膠也。其有似於君子之德乎。吾是以徘徊而不能去也。

墓表

欽州靈山主簿胡君墓表

惟建州崇安胡氏。至文定公而始大。其上世皆居里中。文定公宦游荆楚歲久。皇考宣義公淵沒葬於荆門。紹興初。因徙家衡嶽之下。於是二弟實從。仲曰安止。仕爲朝奉郎。生子實。字廣仲。是爲君。君雖生晚。不

及親受文定之教。而自幼敏茂。氣識異於常兒。年甫十五。從家塾習辭藝。從兄五峯先生宏。察其質之美也。從容告之曰。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所謂道者。人之所以生。而聖賢待之。所以爲聖賢也。吾家文定之業。子知之乎。君拱而作曰。某不敏。固竊有志乎此。願有以詔之。先生嘉其志。樂以告語。君雖素羸多疾。而矻矻自力。不肯寘。由是所見日以開明。先生之沒。君獨念前賢淪落。且懼緒業荒墮。慨然發憤。見於辭色。孜孜訪友。惟恐不逮。講辨反復。以求至當。議論貴決白。不爲含糊模稜態。其居家雍睦。而有制。閨門內外。無不敬愛之。或諷其所以致此。則曰。家道之失和平。皆由小知自私害之。吾一以公心惻怛居其間。故無事耳。始朝奉公沒時。幼子寓僅垂髫。君撫育教訓。恩意甚力。輕財好施。意氣豁然。舅之子貧無所依。君收養之。終身。以至族姻之不能自振者。賴君區處調護。非一。而其好善疾惡。亦本於天資。親朋有過。盡言不隱。雖甚愚窒。不忍棄。必反復開導。至其以非意相犯。則恬不與較。平時誦習文定公春秋之說。尤患末俗統系淆亂。每舉莒人滅郕之義。言意深切。其操心主於忠厚。爲學謹於人倫。貴實用而恥空言。行事之可見者。大抵如此。早以門蔭補將仕郎。殆將二紀。約居恬然。不急仕進。近歲始就廣西銓選。得欽州靈山縣主簿。亦未上也。乾道九年秋。因事至湘陰。得疾。堅病在腰股間。醫者誤以快藥下之。則益甚。亟歸舊廬。以十月庚辰沒於正寢。享年三十有八。娶黃氏。知鄂州抗之女子。男二人。大同。大有。皆幼。一女才及笄。君之沒。士之識君者。莫不爲德門惜君之賢。至其所居鄉里之細民。亦曰。何善人之不壽也。予與君交幾十五年。志意相合。歲時會遇。與夫書尺往來。無非以講論切磋爲事。則予之惜君。又豈常情可比哉。嗟夫。學

者之病固非一端。以予觀於近世。其大者有二焉。貪高慕遠。則不能循序而有進。負己自是。則不能降心以從善。是二者。抑學者之所甚病也。數年以來。剛君熟矣。蓋務實趨本。自反於卑近。而虛中求益。不私其故常。予是以知其所造將不可量也。孰謂天之降年止於斯邪。學力而未極其成。才高而未著於用。予之所深痛也。予豈不知修短之有命耶。是歲十二月癸酉。葬於衡山縣雲密峯之東。從其先君之兆。其友同郡吳翼以狀來求表墓。明年乃克爲之。清康熙元年九月戊申述。

教授魏元履墓表

故台州州學教授魏君元履之喪。新安朱君熹旣爲之志。以內諸陸。而其子孝伯。復以書來請表於墓。某雖聞元履之風而未及識。獨時以書往來。相與之意。蓋有不待傾蓋而得者。又聞元履將沒。若以此屬於予。則於孝伯之請。反之於心。誠有不能已者。故不復敢以荒陋辭。元履諱揆之。舊名挺之。後更今名。則字子實。然以元履行。今爲建寧府建陽縣人。父大名。隱德不耀。故禮部侍郎胡公寅。嘗志其墓。述其世系甚詳。元履自幼立志不羣。方是時。建寧多儒先長者。元履始入郡庠。事籍溪胡先生憲。先生器之。已而徧從諸長者游。聞又適四方。所交一時名卿賢大夫。多丈人行。故聞見日廣。而聲稱亦日著。其爲學慨然企慕古先。於書無所不講。而於歷世治亂興亡得失之故。與夫本朝故事之實。尤所諳究。爲文章。長於議論。善談說。聽者無倦。其居家。孝友恂恂。謹喪祭。重禮法。於親黨卹死字孤。雖貧。極其力而爲之。其居鄉。遇歲饑。則爲粥以食餓者。且請於官。爲之移粟。閭里賴之。視鄉人有不葬其親者。請富與之期。貧與之費。賴以掩

者亦以千計。其有不舉子者。則爲文以告戒之。細民亦多爲之感動。其與人交盡其情。然不爲苟合長善。救失惟恐不及。後進有一長。必亟稱而力推之。位望尊重者。苟有不合己意。亦面質不諛。大抵其爲人於義最隆也。方年壯時。游江湖間。過衢。客郡守章傑之家。會故相趙忠簡公之喪。歸自海外。傑雅以私怨趙公。且希秦檜意。逮治其家人。勢烈如火。元履獨慨然以書譴傑。長揖而去。傑亦無以害也。其天資疾惡。勇於爲義。類如此。元履兩以鄉舉試禮部不第。福建路安撫使汪公暉。率其僚與帥若守六人者。以鄉人所狀行薦。復爲時相所尼。不得召。居數歲。詔舉遺逸。轉運判官芮公暉。率其僚與帥若守六人者。以鄉人所狀行義聞。有旨特徵之。時宰相陳公俊卿實當國也。元履辭既不獲。乾道四年十二月。用布衣入見。條當世之務。首論修德爲立政之本。繼以正人心。養士氣爲言。以謂恢復之道。要必以是數者爲先。上獎歎開納。勞問移晷。翼日詔賜同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守太學錄。異時學官多養望自高。不與諸生接。亦不復省學事。元履就職。則日進諸生而誨語之。視其屋有弊壞弗支者。亟請於朝而葺之。其春釋奠於先聖。職當分獻。先賢之從祀者。則先事白宰相王安石父子。以邪說亂天下。不當祠。而河南程氏兄弟。唱明絕學。以訓方來。其功爲大。請論奏屏去王安石父子。而追爵程氏。列於從祀爲允。它日又白太學之教。豈當專以浮言取人。宜隆德行。尙經術。其次猶當使之通習世務。以備官使。皆不聽。元履念上恩厚。言雖不見用。未忍去也。於是時事有係安危治亂之幾。而自宰相以下。無敢救正指陳者。懷不自已。每抗疏力言之。至於三四。不報。則移疾杜門。以書切責宰相。宰相病之。遂因元履之請。予告使歸。既行。則罷爲台州州學教授。五

年六月也。元履歸而喟然曰：幸得遇明主，學力未至，無以感悟，効報萬一，當益自勉而已。舊榜其書室曰：良齋。至是日，處其閒，紬繹舊學，將求其所未至。士子有從之游者，亦不之拒。而元履病矣，病且革，顧念君親處理家事，無一語謬。其母游氏視之，不巾不見也。戒其子毋以僧巫俗禮浼我，招其友朱君熹至，則盡以終事爲託。以九年閏月壬戌沒於正寢。年五十八。娶劉氏，同郡徵士勉之兄女。先十九年卒。再娶虞氏，子男二人。孝伯，長。國學進士。孝聞尙幼，所爲文章及論議，合數十卷，藏於家。嗟乎！習俗之弊久矣，惟一己之便利是圖，而其他有不遑卹也。若元履平日制行，以急病讓夷爲心，一旦起布衣，有列於朝，則無隱君父，言衆人之所不敢言，其比於區區自謀者，相去豈止十百而已哉！而世或以近名譽之，抑昌黎韓子所謂忌與忌者非邪？雖然，使元履而天假之年，益充其所志，以進其所願學，則其所成就發見，又豈止於是而已邪？予是以歎惜而書之。清康熙元年五月戊申，廣漢張某述。

附錄

像贊

宋朱熹

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義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切，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侏侏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旣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尙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祭文

宋朱熹

嗚呼敬夫。遽棄予而死也耶。我昔求道。未獲其友。蔽莫予開。吝莫予剖。蓋自從公。而觀於大業之規模。察彼羣言之紛糾。於是相與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勵以死守也。丙戌之冬。風雪南山。解袂櫛州。今十五年。予試畿輔。公翔禁省。公牧於南。我遁嚴嶺。顯晦殊跡。心莫與同。書疏懇惻。鬼神可通。公尹江陵。我官廬嶽。驛騎相望。音問愈數。去臘之窮。有來自西。告我公疾。手書在攜。我觀於時。神理或僭。是疾雖微。已足深念。亟遣問訊。閱月而歸。叩函發書。歎吒歔歔。時友曾子。實同我憂。揮涕請行。誼不忍留。曾行未幾。公計果至。張侯適來。相向反袂。嗚呼敬夫。竟棄予而死也耶。惟公家傳忠孝。學造精微。外爲軍民之所屬望。內爲學者之所依歸。治民以寬。事君以敬。正大光明。表裏輝映。自我觀之。非惟千駕之弗反。蓋未必終日言而可盡也。矧聞公喪。痛徹心膂。緘詞寄哀。不遑他語。顧聞公之臨疾。手遺疏以納忠。召賓佐而與訣。委符節而告終。蓋所謂得正而斃者。又懷乎其有史魚之風。此猶足以爲吾道而增氣。抑又可以上悟於宸聰。又聞公於此時。屬其弟以語予。用斯文以爲寄。意懇懇而無餘。顧何德以堪之。敢不竭其庸虛。并矢詞以爲報。尙精爽其鑒茲。嗚呼哀哉。

又

維淳熙七年歲次庚子六月癸未六日丁亥。具位朱某。竊聞故友敬夫張兄右文修撰。大葬有期。謹遣清酌時羞。奠於柩前。南望拜哭。起而言曰。嗚呼。自孔孟之云遠。聖學絕而莫繼。得周翁與程子。道乃抗而不墜。然微言之輟響。今未及乎百歲。士各私其所聞。已不勝其乖異。嗟惟我之與兄。臆志同而心契。或面講

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爲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鄉而終悟其偏。亦有蚤所同擠而晚得其味。蓋繳紛往反者幾十餘年。未有同歸而一致。由是上而天道之微。遠而聖言之秘。近則進修之方。大則行藏之義。以兄之明。固已洞然而無遺。若我之愚。亦幸竊窺其一二。然兄喬木之故家。而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稍狹而迂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來裔。蓋雖隱顯之或殊。實則交須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靖而無媿。嗚呼。孰謂乃使兄終在外以違其心。予亦見廢於斯。而所願將不遂也。政使得開以就其書。是亦任左肱而失右臂也。傷哉。吾道之窮。予復何心於此世也。惟修身補過。以畢餘年。庶有以見兄於地下也。聞兄之葬而不得臨。獨南望長號以寄此酌也。惟兄憐而鑒之。尙陰有以輔予之志也。嗚呼哀哉。

重修張南軒先生祠堂記

人之生有此心。則有此知。堯舜之聖。此心此知也。夫婦之愚。無以異於堯舜。以天而不以人。則明以人而不以天。則昏。夫尊賢而賤不肖。好善而惡惡。此人之本心。與生俱生。天理之自然也。比小人。嫚君子。趨惡而違善。此習之而不知。人欲之使然也。何以言之。匹夫信義行於里閭。蓋有盜賊斂干戈而過其閭者。烈婦毅然而不可奪。世俗固有立祠宇以奉之者。是孰使之。天實爲之。人心之良知也。降周訖孔。至孟氏而道統不傳。天理幾泯。人心日晦。由帝而下。上下之間。莫有任此責者。至於我宋。尊道重德。已見於削平肇造之初。人心之善。芽蘖此時。其後濂溪二程先生出。而發聖賢之秘。孟氏始得其傳。道統於是乎有宗。中

興以來。文公朱先生以身任道。開明人心。南軒先生張氏。文公所敬。二先生相與發明。以續周程之學。於是道學之升。如日之升。如江漢之沛。婦人孺子。聞先生之名。皆知其賢。譬之景星麟鳳。不以爲瑞者。妄人也。凡講習之地。皆有祠宇。崇尚嚴潔。足以啓人之敬仰。百世之間。儒風彬彬。豈無自然而然。獨金陵天禧之側。有屋六七楹。曰南軒。實先生講習之地。想其朝夕思維。參前倚衡。天地之運化。聖賢之傳授。父子講求。乎尊君救時之策。朋友發揮乎垂世立教之序。闢百聖而不遠。通萬世以無媿。是軒也。豈容使之荒蕪而不治。惜乎歲久。希重道之士。日就傾圮。甚而春時爲游宴之所。杲昨贅江淮幕。猶扃閉空闕。未至若今之狼藉。心竊念之。告之長而莫我聽。近冒闕事。欲因舊而增新之比。至殆不可舉目。於是命工治葺。內外整齊。繪先生之像於中。使承學之士。載瞻祠宇。尙想道誼。人亡道在。如將見之。興起良知。有躍然不自己者。嗚呼。閔有當式者。莫有當拜者。此軒之當新。庸非守邦者之責。尙冀來者之不忘也。繫之辭曰。孟氏日遠。吾道日昏。道之明昏。儒之疵醇。學焉而疵。韓董揚荀。自時厥後。疵亦靡聞。我宋立極。曰義與仁。教風德雨。太和陶薰。篤生鉅儒。濂溪二程。文公宣公。道鳴中興。伊昔宣公。講學斯軒。南軒之名。與道俱尊。奚未百年。棟宇摧傾。今我來斯。載瞻載嘯。亟命匠氏。斬然一新。有隆斯堂。鏘鏘其門。像圖維肖。奠安安神。遂使先師。不窘暑寒。牢醴時薦。鴈豆序陳。豈軒之新。軒存敬存。礪石琢詞。以告後人。清祐三年七月丙子。後學杜杲記。

嚴州三先生祠記

君子之相天下。必本於學。所謂學者何哉。惟精惟一。伊傅周召。聞諸堯舜。而以相乎殷周者是也。慨自世教衰。士有如管仲者出。挾其小器。以規利於諸侯。諸侯之相適無知學者。而仲因得以行其志。由是士大夫慕焉。其世愈下。其名愈聞。權謀功利之習。遂以深錮。不復知有學。而獨一二不得位之君子。相與探精一之旨於殘編斷簡之間。以淑其身。以教諸人。而論者因以理學歸之。蓋其說公矣。然其後也。遂以是學爲不得位者之私物。而相天下者。專以業稱。則又豈知學之與業。名雖殊而實則一。使業本於學。則業卽學也。使業不本於學。則業亦非也。而顧析而二之。其無乃惑歟。由漢至於宋。稱名相者。今可數矣。然以予言之。若文正范公者。非諸人所能望也。何也。中庸一書。堯舜孔子所以曠百世相授受者也。當其未經程氏之表章。而公則首舉以告橫渠張子。至其體諸身者。言必本於仁義。志每存乎先憂。凡有所爲。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則不敢必。非有見於精一之旨能之乎。然則公相業之隆。本於學者也。非諸人所能望也。顧在作宋史者。既不知推本公之學。而世亦習其說而未之思。故有舉程氏朱氏以及其徒。若南軒張宣公東萊呂成公。稱之曰理學。則相與信之。如舉文正公以列於理學之林。未有不疑者也。蓋學與業。其義鬱而不明久矣。文正公在明道中。以司諫貶知嚴州。後乾道初。宣公以直祕閣起知嚴州事。而時成公實爲郡博士。至今徵文獻者宗之。然獨文正有祠。未有合宣公成公而祀焉者也。嘉靖己未。文正公聞孫學憲君行部主嚴。有事祠下。既屬韓守叔陽葺除其頽漏。喟然曰。我文正公非徒以相業稱者也。遂奉公主居中。左宣右成。略其位而題之曰三先生祠。來請予記。予幼有志於學。竊嘗討論而識其大端。

因爲發文正公之學。以見其同於成公宣公。而得並稱先生者如此。使韓守刻諸石。用告夫敦學者焉。學
憲君名惟一。辛丑進士。韓丁未進士。賜進士及第。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武英殿大
學士。知制誥。華亭徐階記。